



儿 35
1554
15

水經注卷三十六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朱有沅酉水三字

存水

温水

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

縣故青衣羌國也

官本曰按故下近刻衍有字朱衍趙改古刊誤曰有當作古

案竹書紀

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

天漢四年罷沈黎郡分兩部都尉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分沈黎郡西部都尉案朱趙

同趙郡下一

治青衣主漢民

官本曰按此七字近刻訛作青衣之王漢五字案朱同箋曰

華陽國志作罷沈黎置兩郡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漢民趙改治青衣主漢民六字

公孫述之有

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為郡安帝延光元

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

嘉二年改曰漢嘉嘉得此良臣也朱不重嘉字箋曰謝云嘉字下當又有嘉字趙增

縣有蒙山青衣水朱無水字箋曰疑脫水字趙增所發東逕其縣與沫水會

于越巂郡之靈關道朱無越字箋曰當作越巂郡趙增釋曰一清按此是漢嘉之靈關山非越巂郡

之靈關道也道元蓋為經所誤詳沫水篇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

邛來山東至蜀郡臨邛縣東入青衣水

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

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

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

蛾眉焉青衣水又東流注于大江

桓水出蜀郡岷山官本日按漢書作蜀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玄曰

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朱無理字趙增刊誤曰當作地理志

落理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尚書又曰西傾因

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余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

所導者惟斯水耳趙釋曰禹貢雖指曰古者桓有和音故鄭康成破和為桓晉地道記云梁州自桓水

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此說是也但不當破和為桓耳又曰漢志蜀郡下桓水別是一水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

國班氏指為禹貢之桓水何其繆也酈道元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此亦為班孔作調人耳依鄭說其所指者當為漢志

之泝水唐之大渡河而謂此水即西傾所因之桓水大非釋桓水者當以酈注所敘之白水為正浮于潛漢

而達江河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朱趙作底黑水東

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

漢新都梓潼犍為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為兩川之通稱矣官本日按川近刻訛作江案朱趙

作江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

戎二野之間人其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

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為

盤也斯乃玄之別致恐乖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

余攷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緝綜川流沿注之緒雖今古異

容本其流俗麤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

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沮漾枝津官本

日按沮近刻訛作阻案朱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

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

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枝灌于斜川官本日按近刻水訛作川枝訛作皮案朱同箋日

皮當作支趙改水改支刊誤日川胡渭校改水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

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

之義也趙釋日禹貢雖指日酈元云自西漢沂流而至晉壽沮漾枝津南枝津即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

漢壽寰宇記所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即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

穴者也又日水經注以褒斜二水為自河入渭之道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

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

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底

柱之漕上以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蘇氏據此以說經

日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褒斜則其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日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沔也竊謂褒斜二

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者及夏殷之際梁俗變為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八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恃險復不與中國通遂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支流日久亦多墜塞而沉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綫裁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不變衰斜二水相通之道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得據酈注而疑漢史也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閒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

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孫校曰按山海經顓頊是昌意之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曆

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官本曰按旄近刻作髦下同案朱作髦箋曰漢志作旄牛趙改旄南流入于若水趙釋曰漢志蜀郡旄牛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旄牛不曰道續志亦不曰道與注異也又逕越嶲大柰縣入

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為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

旄牛道至大柰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為繩水矣趙釋曰漢志越嶲郡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犍道入江過郡二行千四百里說文從水作澠詳本篇犍道縣入江注中孫校曰此漢志所以有柰夷也汶山曰夷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柰若水入澠之說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柰皆夷種也

陽國志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柰皆夷種也趙釋曰

清按禹貢錐指曰凡言筏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筏定筏大筏皆是近水置筏橋處筏與筏同漢志越嶲郡定北澤在南都尉治

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

朱無之字箋曰

注下當有之字趙增

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苻置之縣陷為池今因名為邛池南人

謂之邛河

官本日按近刻脫邛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越嶲邛都縣下云南山出銅有邛池澤范

史西南夷傳云南人為邛河劉昭補註郡國志引南中志曰邛都縣東南數里有水名邛廣都河從廣三十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 河中有蜂巒山

官本日按蜂近刻訛作蛙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箋曰華陽國志云邛都河中有奉巒山按應劭曰

劉昭郡國志補注引華陽國志作蜂巒山今校正 有嵩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反叛

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嵩水伐之

趙釋曰一清按有嵩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說本應劭漢

書音義然漢書西南夷傳又作粵嵩粵與越通猶百粵之為百越揚越之稱揚粵耳則越嵩二字相連仲瑗之說大抵附會道元引以為越嵩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為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為集嵩也縣故邛都國也 越嵩水即繩若矣似隨

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燻雞豚下湯沐

洗能治宿疾昔李驥敗李流于溫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

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

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

胎銅 朱箋曰胎銅謂銅瑛也 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

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

如定西南夷 官本日按近刻脫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

日漢書是西南夷傳本傳亦有南字今校補 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越嶲郡臺登縣孫水南至

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朱趙作蜻下同蛤水

入焉水出青蛤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

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

今夷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青蛤水又東注于繩水趙釋曰一清按

漢志注應劭曰蜻蛉水東入江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

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趙

日全氏曰按越嶲原有會無經之所若水又與母血水合朱無

趙增刊誤曰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

絳縣南北入繩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

繩水又東涂水注之孫校曰此涂水疑即山海水出建寧郡

之牧靡趙增縣字南山官本日按牧立即草以立名在縣

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趙增草字可以解毒百卉方盛

焉多誤食烏喙口中毒趙無口字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

毒也趙釋曰朱氏謀埠箋曰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嶲

入繩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牧靡縣屬涂水所出西北

以水經注補之繩水又逕越嶲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

水水出卑水縣官本日按近刻脫水出卑水四字案朱趙

日音班劉昭郡國志補註卑無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越嶲郡卑水縣孟康

水縣華陽國志云水通馬湖而東流注馬湖江也趙釋曰一

越嶲諸水皆與注合惟蘇示縣清按漢志

下云尼江在西北獨無可考耳

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官本日按近刻脫為字

刊誤曰水下落注案朱趙同趙增注之二字

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朱無縣字箋曰孫

之二字孫潛校補云當作縣以氏焉

六三十一

六

趙增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

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縮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

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

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

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

為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

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驥等侵越巒攻臺登縣

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趙釋曰一清按晉書王遜傳作姚崇擊之戰于堂

琅驪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

窮追怒甚髮上衝冠恰裂而卒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

博南縣朱作郡箋曰宋漢明帝永平二年置官本曰按近刻

案朱趙作十二年趙釋曰一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

北流逕博南山官本曰按逕近刻訛案朱趙作出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

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

越倉津渡蘭倉為作人趙釋曰一清按作人猶役徒也而華陽國志作為佗人全祖望曰作即作

之省則為當讀去聲唐書張柬之傳引此語作他人則仍華陽志也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

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珠光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光珠案朱訛趙乙刊誤曰

御覽引此文作珠光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

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巋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

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巋唐縣

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

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

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特朱作時箋曰宋本作特趙

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

日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趙作經之下同

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防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防何

焯校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

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峰最為傑秀官本日按傑近刻作

高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高秀名勝志引此文作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

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哉通而時有瘴氣三月

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

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

業不可偏安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嶺下三百

里曰瀘水官本日按嶺近刻訛作舊又此句有舛誤未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舊全氏云當作嶺曲羅嶺者

嶺人種名唐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

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

棘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官本日按近刻脫水道二字案朱趙無至

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為之語曰檣溪赤水盤蛇七

曲盤羊烏橈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官本日按近刻作尹案朱同

趙改刊誤曰箋曰二語未詳按說文濩雨流雷下貌又廣韻布濩流散也泚汗出也言行道艱苦流汗也呼尹當作呼伊

住柱呼伊停仗呼其儔類也泚伊相叶康降賈子左擔七里

古三聲通韻惟看都二字義難通曉趙刊誤曰箋曰康降屯名也華陽國志云建寧郡治故康降

都督屯也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縣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

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按蜀志李恢為康降都督領交州刺史住平夷後馬忠為康降都督移治建寧味縣裴松之

日康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置此職以總攝之平夷城在今雲南陸涼州又曲靖軍民府南寧縣有廢

味縣此蜀漢之康降屯若江油左擔道即陰平道鄧艾由之入蜀在今四川龍安府平武縣界去南中絕遠不得因蜀記左擔字漫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趙頰改頰刊誤曰頰方輿紀要作頰說文頰面旁也非能搏者頰之訓為額易說卦傳其于馬也為的頰是也吳穎芳曰頰字亦通道藏道家拜天名曰搏頰拜崖嶺峻險馬必低首拳蹄以上有如搏頰坂由此以得名也其艱險如此也

又東北至夔道縣入于江

若水至夔道官本日按近刻此下有縣字案朱趙有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

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

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夔道入江趙咸改或刊誤曰咸當作或正是

異水沿注通為一律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孝子石昔朱

西箋曰宋本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膺水官本作昔趙改昔案趙給作汲刊誤曰箋曰華陽天為國志云為母汲江膺水全氏云江膺江心也膺字不誤

出平石至江膺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

自天矣

沫水出廣柔徼外朱箋曰漢地理志蜀郡有廣柔縣

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朱箋曰開山圖注云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吞之遂孕

而十四月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

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

也

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嵩靈道縣出蒙山南

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漢靈關道屬越嵩郡去此

地甚遠今廬山縣西北有靈關廢縣通典雅州廬山縣有靈關山是也其地當為沫水之所經蓋漢後別置宋書符瑞志云晉咸寧三年黃龍見漢嘉靈關則縣屬漢嘉之靈關非越嵩之靈關道也經注並誤一清按靈史記作零寰宇記雅州

盧山縣下云靈關鎮在縣北八十二里四向峻峻控帶蕃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蜀都賦云廓靈關而為門注云關為西南漢嘉郡界也又云靈關山在縣北二十里峰嶺嵯峨山巒通蠻貊之鄉入白縣有銅山官本曰按近刻重一又有利慈狼夷之境是也

渚官本曰按近刻脫渚字案朱晉太始九年黃龍二見于脫趙增刊誤曰利慈下落渚字案朱作慈池趙利慈池改利慈刊誤曰慈池當作利慈全氏校改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改護龍縣也

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

東北與青衣水合

華陽國志朱趙作記曰二水于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自下亦謂之為青衣水沫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沫字案朱逕謂之為青衣水沫水又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落沫字

開刊縣官本曰按刊近刻訛故平鄉也晉初置沫水又東逕臨邛南而東出于江原縣也朱原作源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

東入于江

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為刊誤曰箋曰

孫云當作若沫水按非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西至沫若水又云故乃關沫若謂沫水及若水也孫汝澄誤以二水為一名又以己意改沫若為若沫繆之甚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矣御覽引此文是昔字而當作為

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鬪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鬪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趙釋曰一清按

溷崖即江水篇之熊耳峽也續志犍為郡南安縣有魚泣津劉昭補注蜀都賦注曰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岸便山嶺相連經益州郡有道廣四五尺深或百丈鑿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然則溷崖之闢為李冰始事而成于唐蒙也范史吳漢傳章懷注引續志作魚涪津又曰魚鳥津寰宇記引南北八郡志云犍為有魚鳥津符涪鳥音同通

用泣字
誤也

延江水出犍為南廣縣東至牂柯警縣又東屈北流朱趙又字在東至上

警縣故犍為郡治也趙釋曰一清按兩漢晉宋諸志俱不云犍為郡治警且警屬牂柯已見經文善

長注自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縣有警水出警邑異何也

西不復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為符縣而南入

黠水黠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官本日按黠水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警水今改正漢

書地理志符縣溫水南至警入黠水黠水亦南至警入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警水當作黠水漢書地理志校下同

闕駟謂之闕水俱南入警水警水于其縣而東注朱趙有延于字

江水官本日按近刻脫江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延水當作延江水下竝同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犍為郡

符縣溫水南至警入黠水黠水亦南至警入江牂柯郡警縣不狼山警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今以是注考之蓋溫入黠黠入延延入沅以入江也說文溫水出涪南入黔水黔字誤當作黠然善長所引卻不錯蓋流俗本之

也延江水又與漢水合水出犍為漢陽道山關谷官本日按此三字近

刻訛在下句新通也之下關訛作關案三字朱趙並在下朱作關箋曰山關谷漢地理志作山關谷趙改關朱脫水字

趙增刊誤曰王莽之新通也東至警邑入延江水也趙釋曰

出上落水字漢志犍為郡漢陽縣都尉治山關谷漢水所出東至警入延漢陽不云是道續志之犍為屬國晉志之朱提郡下亦無道

字漢志續志警是縣非邑也二縣注並與史異

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

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

縣東故巴郡之南鄙官本日按巴近刻訛作邑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邑當作巴兩漢志涪陵屬巴

郡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邑立為涪陵郡官本日按邑立近

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謀埤箋曰晉書地理志蜀置涪陵郡今

云魏武分所未詳也全氏曰晉志又云涪陵是劉璋置劉璋

之末巴郡入于張魯魯降曹氏更入魏因置三巴見于張堪

魏書則魏或嘗立涪陵郡未可知也特史志不詳耳

為縣會公孫述擊堪同心義士選習水者筏渡堪于小別江

即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

其水注引瀆口石門官本日按口近刻訛空岫陰深遂澗閭

密傾崖上合恆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經之官本日按此四字近刻訛作將

有逕之處案朱同趙刪處無不危心于其下又謂之西鄉

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

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

又東南至武陵西陽縣官本日按西近刻訛作西案朱訛趙

入于西水校

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為郡主簿太守趙偉趙刊誤曰續

注引先賢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

傳作趙厥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破光武時移治東山之

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云高平曰陵于是名焉趙釋

清按劉昭補注郡國志曰前書本西水北岸有黠陽縣許慎

曰溫水南入黠蓋警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

焉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西水西水又東

際其故城北又東逕西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

可四百許里于西陽合也

西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官本日按西水原委詳沅水注內

也下刊誤曰十一字是延江水案趙十一字改注接于西陽合

日一清按西水源流詳具沅水篇注尾誤作西水篇經文趙釋

不合所存卷中僅此經文而注無一字全氏曰此是延江水篇

注結語後人妄分之耳何焯亦云西水入沅當附沅水篇但西

水出充縣明見漢志而應劭于西陽縣以為西水所出誤也善

長云東逕西陽則善矣蓋西水自充縣至此始與延江水合也

應劭又曰東入湘亦誤今經文既改隸而其目亦削去焉

存水出犍為郫郫縣朱郫作郫箋曰漢地理志作郫郫縣注云

皆用東漢郡縣名獨郫郫不見于續志或者是和帝以後所并作經時其縣尚在與天水隆慮同一例也

王莽之孱郫朱作郫箋曰孫云漢也益州大姓雍闓反結壘

于山繫馬柳柱官本日按柳近刻訛案朱趙作柳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

雍無梁林梁夷言馬也存水自縣東南流官本日按存近刻訛作周案朱趙

作周逕牧靡縣北又東逕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

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

存水又東官本日按存近刻亦訛逕牂柯郡之母斂縣北

日按母近刻作無下同案朱同趙改而東南與母斂水合

刊誤曰無斂當作母斂漢書地理志校而東南與母斂水合

官本日按此下近刻案朱趙有

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周水蓋水變名

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雋唐縣周水首受微外又鬱林郡定周縣水首受母斂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蓋自微外合母斂水同入潭也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官本日按潭水源委詳溫水注內

溫水出牂柯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應劭注作邑也唐蒙開以為縣王莽名

日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藁官本日按原本及近刻

訛趙改案朱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朱箋

地道記同瀨縣有同虜山東逕談藁縣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

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元年案朱趙作元趙釋曰一清按諸葛南征在建興三年不得有元年置郡事也元字誤當作三

字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

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朱箋曰華陽國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

耳環鐵雖曰山居士差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

城池在縣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滇池于西北池案朱同趙于下增縣字以池字下屬刊誤曰箋曰于當

作之按非也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朱

池箋曰當作故曰滇池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長

老傳言官本曰按傳下近刻衍下流淺三字案朱同箋池

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

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

水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滇池城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趙無劉禪建寧郡也官本曰按郡下近刻溫水又西會大澤

官本曰按大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澤當作大澤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下大澤在西是也趙釋

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滇池縣下與葉榆僕水合朱箋曰漢地理志益州有葉榆縣溫水

又東南逕牂柯之母單縣官本曰按母音無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母下同今改正案朱訛趙

改建興中劉禪割屬建寧郡橋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俞元縣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母單入溫行千九百里縣治龍池洲周四

十七里一名河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勝休縣河水東至母椽入橋而善長以為即橋水之一

名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

雲平縣並在洲中橋水東流至母單縣官本曰按近刻脫至字

見下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興古郡之母椽縣東官本曰按近刻脫逕

字又母椽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母椽下同今改正案朱脫

訛趙增改刊誤曰橋水東流溫水又東南下俱落逕字孫潛

校增漢書地理志母椽縣師王莽更名有椽也與南橋水合

古曰椽之悅反其字从木

王莽更名有椽也與南橋水合

古曰椽之悅反其字从木

古曰椽之悅反其字从木

官本曰接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 水出縣之橋山 趙釋曰

趙增刊誤曰南橋下落水合二字 漢志益州郡母穰縣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雷入潭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善長以為南橋蓋以別于俞元之橋也全氏曰按善長既加南字以別之矣然南橋水固河水之所入也又謂俞元之橋一名河水則二橋互相出入矣恐有誤

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于俞元縣 官本曰接近刻脫作與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 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王莽更名勝熨縣梁

水又東逕母穰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東南

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 官本曰接近刻脫郡字

案朱脫 治溫縣 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治宛溫縣今

趙增 案朱趙作宛溫刊誤曰箋曰孫云漢志牂柯郡有宛漏縣此宛溫疑誤按今本漢書正作宛溫蓋所見者誤本耳興古

郡字 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

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監南 官本

華陽國志梁水郡在興古之監南 案朱監作盤趙改刊誤

曰漢書地理志益州郡律高縣監町山出銀鉛師古曰監音

呼鷓反今俗 置郡于梁水縣也 趙釋曰一清按宋志梁水太

本盤字誤也 與郡俱立此云蜀置 蓋東晉復立此郡也 溫水東南 官本曰接近刻脫水字 案

水又東南 逕鐔封縣北又逕來惟 朱無水字箋曰李云當作溫

趙依增 馬 縣東而僕水右出

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

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為鬱平

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醴賓客之

裸事 官本曰按醴近刻訛作祀 案朱訛 和鬱鬯以實樽彝

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

金香是也一日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逕增食縣有

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應劭曰故句町國也王

莽以為從化文象水蒙水與盧惟水來細水官本日按漢書作來西水伐

水竝自縣東歷廣鬱至增食縣注于鬱水也趙釋曰全氏曰漢志牂柯郡句

町縣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而蒙水獨無稱又鬱林郡下云有小谿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

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官本日按斤南水漢書作斤員水

漢志之斤員未祁曰一作斤南者也經又別稱斤江又曰員水者是

縣有朱涯朱趙作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驩水注之水源上承

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涯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鬱林郡增食縣驩水首受

牂柯東界入朱涯水行五百七十里朱涯水又東北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

縣有斤南水趙南改員刊誤曰箋曰漢地志云鬱林郡臨塵縣有斤南水按今漢書作斤員未祁曰一作斤

南朱氏據小宋之說何可以蒙班固乎侵離水官本日按侵近刻訛作浸案朱訛趙改釋曰全氏曰四十卷

末作侵黎竝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鬱林郡臨塵縣朱厓

水入領方又有斤員水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領方縣斤員水入鬱

東北入于鬱

鬱水即夜郎豚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鬱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牂柯郡夜郎縣豚水

東至廣鬱然則鬱水非即豚水矣范史西南夷傳作遯水章懷注引前書地理志亦作遯水也漢武帝時有

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

足間推之不去間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

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

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

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

求為立祠朱箋曰華陽國志作嗣趙改嗣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竹

王三郎祠其神也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

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志

應劭注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躡沔沔伐夜郎牂

牂柯繫船官本曰按近刻作徑牂柯繫船顏師因名且蘭為古云牂柯繫船牂也案朱趙作徑

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有柱浦關官本曰按

有近刻訛作在案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

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

江同會番禺是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牂柯郡下應劭曰臨牂柯江也師古曰牂柯係船牂也華陽國

志曰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係船于岸而牂

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船牂柯處乃改名為牂柯牂

柯水又東南逕母斂縣西官本曰按母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母下同今改正案朱訛趙改

母斂水出焉又東驩水出焉官本曰按驩近刻訛作驩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驩水漢書地理志作

驩水又逕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又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

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吳陸績曰官本曰按陸下近刻衍緒謂子三字案朱趙

有從今以去六十年官本曰按去近刻案朱趙同車同軌書同文趙釋曰何

氏曰據吳志此是績語未知鄭據何書且績父康裴注引謝承書曰康字季寧拜廬江太守不名緒也至太康

元年晉果平吳又逕中畱縣南與溫水合又東入阿林縣潭

水注之朱作溫箋曰宋本作之趙改之水出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東流逕鬱

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

水西出牂柯母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趙有縣字入潭趙釋

水道與存水注合潭水又逕中畱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潭水地理志曰橋

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

水三十六

七

水東至中畱入潭又云領方縣又有橋水

官本日按又近刻訛作而案朱趙

同朱箋曰漢地理志鬱林郡領方縣有斤員水入鬱余診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橋溫

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畱入潭潭水又得鬱之兼稱

而字當為溫非橋水也蓋書字誤矣

官本日按橋水在母椽縣即入溫橋水小溫水

大已下不得稱橋水其逕領方至中畱者乃溫水非橋水也

又溫水于中畱入鬱其下乃潭水入鬱潭與鬱皆大水地理

志因併鬱之上流稱為潭故云橋水東至中畱入潭寔乃溫

水至中畱入鬱也道元之意以領方縣當云有溫水不當云

有橋水橋即溫字之誤故云字當為溫非橋水也蓋書字誤

矣近刻訛作字當為南南橋水也文義遂不可通案朱趙

溫非作南南趙釋曰全氏曰漢志橋水益州郡有二鬱林郡

有一三橋水各為源流善長既以愈元之橋混入母椽之橋

茲又以母椽之橋混入領方之橋一清按漢志鬱林郡領方

縣下云又有橋水是又字不是而字亦是橋字从土不从木

師古曰橋音橋善長即混而一之而于下文又出嶠水則以

萌渚嶠為名何也然則南橋水之名直是繆詞豈所見有別

耶本鬱水右則畱水注之水南出布山縣下逕中畱入鬱

趙釋

清按漢志鬱林郡中畱縣師古曰畱音力救反水名說文湣水出鬱林郡鬱水東逕阿林縣

兩鬱字近刻皆訛作潭案朱趙兩鬱字皆作潭又東逕猛陵縣浪水注之

官本日按浪本及近刻並訛作浪今改正浪水詳卷之三十七案朱作浪箋曰孫云浪水山海經作浪水三十七卷浪水南至鬱林

潭中縣與鄰水合趙改浪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灘水注之鬱水又東

官本日按水近刻訛作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林當作水封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

謝沐縣東界牛屯山

朱趙出上無水字又朱箋曰晉地理志臨賀郡吳置統縣六曰臨賀謝沐馮乘

封陽興亦謂之臨水

官本日按近刻脫亦字水訛作賀案

臨賀當東南流逕萌渚嶠西

官本日按近刻脫逕字案朱

又東南左合嶠水庾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于臨臨水

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

羅山

官本日按北下近刻東南流逕興安縣西盛弘之荊州

衍有字案朱趙有

水三十六

記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于此

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郡對二水之交會故

郡縣取名焉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為

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有封水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在案朱趙同趙水下增之陽二

字釋曰一清按此是應劭注非班固原文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謂

之封溪水口者也趙釋曰一清按續志交阯郡封谿縣建武十九年置劉昭補注引交州記曰有隄防

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恆如丹池有秦潛江出嘔山分為九十九流三百餘里

共合鬱水又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水

南出上有字字趙刪治合浦縣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刊誤曰牢字衍文

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帝字案朱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脫趙增刊誤曰漢武下落帝字

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

苛珠徙交趾會稽孟伯周為守有惠化去珠復還朱箋曰謝承後漢書

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采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飢死盈路

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縣北流

逕高要縣入于鬱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合浦郡臨允縣下云牢水北至高要入鬱過郡三行五百

三十里鬱水南逕廣州朱作川箋曰孫云當作廣州趙改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

官本曰按浪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浪今改正此即浪水注內所謂浪水東別逕番禺者也案朱說趙改又南右

納西隨三水趙釋曰全氏曰按西隨三水即葉榆水篇所謂西隨水過交阯分為五水至東界復為三水者

也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郎究浦內漕

口馬援所漕水東南曲屈通郎湖趙漕口改浦口曲屈改屈曲刊誤曰漕口當作浦口

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

盧容水湊隱山遶西衛北

趙刪山南下二十字刊誤曰而東全氏據後文校衍此二十字

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泠水合水出壽泠縣界

朱箋曰漢地理志交

趾郡有麓泠縣音麋零後漢郡國志同晉志作麋泠唯沈約宋書州郡志作壽泠晉武帝太康十年分西卷立壽泠縣屬日南郡今注俱作壽泠從宋志也

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泠縣以為疆界

案朱

即此縣也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區

粟城南長嶺東七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

壽泠縣以水湊故

水得其名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隱山遶三字

區粟故城南

趙刪故字刊誤

攷古志竝無區粟之名應砌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

西捲縣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餘里交州外域記曰

官本曰按域近刻訛作城

案朱

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

四百餘里準逕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海有竹可為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記曰其城治二水之

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

改拆刊誤曰箋曰此十字譌按非也折當作拆集韻拆裂也

開也言其城角作十字形開裂也王隱晉書曰何曾尊豪累世蒸餅上不作十字不

食亦取開裂象形之義

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甄城二丈上起甄牆一丈開方隙孔甄上倚板板上

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

官本曰按近刻脫宮字

案朱

城開十三門凡宮殿南向

脫趙增刊誤曰殿上落宮字

宇二千一百餘間市居周繞

官本曰按繞上近刻衍市字

衍文黃省會本作市居周居繞岨峭地險

亦誤下居字衍文故知原文無匝字也

阻峭地險故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區粟

王范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

樹宿負郭安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

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

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

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朱箋曰隋志宋車騎將軍日南張重

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邪趙作重曰

今郡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官本日按不必近刻訛

刊誤曰必不案朱訛趙乙日亦俱出于東耳至于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

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于戰鬪

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况綿途

于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

矣壽冷水自城南官本日按近刻城訛作西案朱作自東

與盧容水合趙刪東字刊誤東注郎究究水所積下潭為湖

謂之郎湖官本日按近刻郎訛作狼案浦口有秦時象郡

墟域猶存自湖南望外通壽冷從郎湖入四會浦官本日按

漕案朱訛趙改刊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恃

遠負眾慢威背德北寶既臻南金闕貢乃命偏將與龍驤將

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修文服遠二十三年揚旌從

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以飛梯雲橋懸樓登

壘鉦鼓大作虎士電怒風烈火揚城摧眾陷斬區粟王范扶

龍首十五以上坑截無赦官本日按坑近刻樓閣雨血填尸

成觀官本日按成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自四會南入得

盧容浦口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

官本日按郡近刻訛作部案

朱訛趙改刊誤

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

治晉書地道記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

治也官本日按象郡近刻訛作象林郡案朱永和五年征有林字箋曰孫云當作象郡趙刪林字

西桓濫遣督護滕峻率交廣兵伐范文于舊日南之盧容縣

為文所敗即是處也朱箋曰晉書云范文襲九真害士庶十入九征西督護滕峻率交廣之兵伐文

於盧容為文所敗舊本作膠峻交會譌也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

七年峻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冷浦入頓郎湖討佛于

日南故治佛蟻聚連壘五十餘里峻平破之佛逃竄川藪遣

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士陳延勞佛官本日按近刻脫士字又佛下衍子字

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武下落士字子字衍文與盟而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

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

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微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

滄海眾國津逕鬱水南通壽冷官本日按鬱水近刻作鬱林又南下衍倉字案朱訛衍

趙改刪刊誤曰箋曰林一作水按倉字衍文即一浦也浦上承交趾郡南都官塞

浦林邑記曰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

駱越也官本日按駱越近刻訛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作越駱案朱趙同

鼓以鑄銅馬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真浦陽晉書地道記

九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也去

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開林邑記曰外越紀粟望都

趙釋曰一清按此處似缺一字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朱作與箋曰宋本作典趙改典由

渡故縣至咸驩咸驩屬九真咸驩已南驛麋朱作麋箋曰宋本作麋趙改麋

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渡治口至九

德官本日按口近刻訛作日案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

交州外域記曰官本日按域近刻訛九德縣屬九真郡在郡

之南與日南接蠻盧輦居其地死子寶綱代孫黨服從吳化

定為九德郡又為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

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周禮九夷遠極越裳白雉象身

重九譯而來自九德通朱作道箋曰宋類口水源從西北遠

荒逕寧州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晉

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晉置也朱箋曰宋書州郡志交

帝竺枝趙作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

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九真郡

十五里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趾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

官本日按近刻訛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

百餘人胡達遁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限案朱趙作限趙釋

五月慧度自九真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真長圍跨山重柵斷

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殺傷乃退地理志曰九真

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王莽更之曰驩成也官本

成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晉書地道記曰九真郡有松原縣林邑記曰

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

嶺崒不踰仞倉庚懷春于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謹接

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

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于橫山分界度比景廟

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九年

官本曰接近刻訛作元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吳赤烏十一年當魏正始九年元字誤趙釋曰全氏曰五字注中注

交州與林邑

于灣大戰初失區粟也渡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自盧容

縣至無變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

譌按卷末無變水戀當作變未可以九真無編當之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景當

身下與景為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關駟曰比讀蔭庇之

庇景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

趙釋曰全氏曰吳仁傑曰考古編云舊唐志景州北景縣晉將

灌遂破林邑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日景在南故郡

名日南縣為北景按唐命太史往安南測日景亦云然然王

充謂從日南還者問之曰不盡然蓋惟五月日景在南常時

則不然也按水經比景縣音比影言影為身所庇此爾雅所

謂距齊州以南戴日者也宋書州郡志亦作北景蓋後來傳

習成訛立為異義耳斗南以比景為北景豈所見前後漢志

有別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官本曰按比近刻訛作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作度

本卷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

宅依樹止宿食生魚肉官本曰按魚字近刻訛在食字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魚字當移在生

字探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流

逕通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

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林邑記曰屈都

夷也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冷浦元嘉元年交

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官本曰按陽近刻訛

作楊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已過四會官本曰

刻訛作以未入壽冷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

案朱趙作以大敗陽邁攜婚都部伍三百許船來相救援謙之遭風餘數

船艦夜于壽冷浦裏相遇閭中大戰謙之手射陽邁柁工船

敗縱橫崑崙單舸接得陽邁謙之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白

此還渡壽洽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放之征范佛于灣分界

陰陽圻朱作折箋曰宋本作圻趙改圻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賁浦入彭

龍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

和之破區粟已飛旆蓋海將指典冲于彭龍灣上鬼塔與林

邑大戰還渡典冲林邑入浦令軍大進官本日按大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

當作大刊誤曰水持重故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去海岸四十

里處荒流之微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

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林林邑之號

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

遠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連案朱趙作連下同趙釋曰一清按梁書作遠攻其縣殺令自號為

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于孫三國鼎爭未有

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洽以為疆界自區遠以後

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

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

范椎奴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夷帥雅夷奴也案朱同箋日晉書作夷帥范椎奴也趙改夷帥椎家奴也

文為奴時山澗牧羊于澗水中得兩鯉朱趙作鱧魚隱藏挾歸規

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慙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

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

石冶鐵鍛作兩刀舉刀向郭因祝曰鯉魚變化冶石成刀斫

石郭破者是有神靈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靈神案朱訛趙乙刊誤曰靈神二字當倒互御覽文校

改文當得此官本日按得近刻作治案朱趙作治為國君王斫不入者是刀

無神靈進斫石郭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藁官本日按藁近刻訛作臺案朱作

臺箋曰御覽由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案朱訛趙改

孫如斬蛇之劍也惟嘗使文遠行商賈官本日按惟近刻訛作雅案朱訛趙改

北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

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廓略官本日按廓近刻訛作廟案朱作廟箋曰宋本作廓略

趙改王愛信之使為將帥能得眾心文讒王諸子或徙或奔

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

取水置毒椰子中官本日按椰近刻訛作柳案飲而殺之朱作柳箋曰當作椰子趙改椰

遂脅國人自立為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己者取而

納之不從己者絕其飲食而死官本日按而近刻訛作乃案朱趙作乃江東舊

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

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人于王大被幸

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

國趙釋曰一清按通鑑晉紀成帝咸康二年初日南夷帥范

文詐迎逸子于他國置毒于椰酒而殺之文自立為王于是

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

之篇中所紀諸地名皆夷或夷椎蠻語口食鼻飲或雕面鏤

身狼臙裸種官本日按近刻無狼字臙訛作脫案朱身下

刊誤曰脫漢魏流赭趙釋曰一清按漢書刑法志云赭衣塞

咸為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真百姓奔進千里無煙

乃還林邑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

連接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郝郝遠界三重長洲隱山

遶西衛北迴東朱作衛山迴東趙改曲街迴北刊誤曰箋曰

街迴東其嶺南開澗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

可證也南曲街迴東合淮流以注典冲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

壑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壑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

北邊西端官本日按西近刻訛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一百

步甃城二丈上起甃牆一丈官本日按牆近刻訛作城案

開方隙孔甃上倚板官本日按近刻脫甃字案朱板上層

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

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鬼粵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

四門東爲前門當兩淮渚濱于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

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壑北迺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門度

兩重壑對溫公壘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趾太守

杜寶別駕阮朗官本日按近刻脫杜字朗訛作郎案朱脫

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佛保城自守重求請服聽之今林邑東

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

周圍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

南擬背曰西區域內石山順淮而陽開東向殿飛檐鴟尾青

瑣丹墀官本日按瑣近刻訛作榱題桷椽多諸古法閣殿上

柱高城丈餘五牛屎爲塗牆壁青光迴度趙刊誤曰箋曰當

迴行也度猶言曲掖綺牖紫窗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

殿上臨踞東軒徑與下語官本日按徑近刻訛子弟臣侍皆

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朱趙作巨朱連費接棟檐宇相承官

日按相近刻訛作如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神祠鬼塔趙

日宋本作相承按如字不誤乃瞻望擬議之詞

刊

刊

誤曰箋曰舊本作神乾按祠字不誤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

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

豈久存哉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陽邁舉國夜奔竄山

藪據其城邑收寶巨億軍還之後陽邁歸國家國荒殄朱作彌箋

曰當作殄趙改殄時人靡存躊躇崩擗憤絕復蘇卽以元嘉二十二年

年死初陽邁母懷身夢人鋪陽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

色起官本日按金字近刻訛在席字上案朱訛趙改昭晰

豔曜官本日按晰近刻訛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

金爲陽邁金父胡達死襲王位能得人情自以靈夢爲國祥

慶其太子初名咄後陽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

改名陽邁昭穆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其城隍漸

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鬱藤盤筍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

林氣清煙澄桂父縣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朱箋曰列仙傳云桂父象

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尊事之常服桂及時

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九斤桂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時

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

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兪益期性氣剛直

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

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

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官本日按腹近

刻訛作腸案朱作腸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

箋曰當作腹趙改腹十千路餘萬里官本日按餘近刻訛作由案何由歸哉九

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

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

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至

于草甲萌芽官本日按近刻至訛作更案朱訛趙改刊誤

不誤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後漢書章帝紀穀月代種種稜

早晚無月不秀耕耨功重收穫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恆

為豐國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繇者矣其崖小

水羃厯官本日按崖字近刻訛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

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其水自城東北角流水上懸起高

橋渡淮北岸即彭龍區粟之通達也檀和之東橋大戰湯邁

被剝落象即是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

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臙所

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閭

中臭朱趙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自此外行得至

扶南按竺枝朱趙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官本日按

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潮上西

流官本日按潮近刻訛作湖案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

以西朔望並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為

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限官本日按近刻作高

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為海運官本日按為近刻作亦曰象水

也又兼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潏清逕象渚澄源者也

官本日按潏近刻作澗案朱同趙改刊誤日澗當作潏金

潏地名張籍詩行人幾日到金潏亦作金鄰吳都賦云金鄰

象郡之渠梁書扶南傳其川浦渚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

十日壤源潭湛瀨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

便來為害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

漢置九郡儋耳與焉朱趙與作預趙釋曰一清按九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暨儋

耳朱崖而為九儋耳朱崖既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為飾雖男

女藝露不以為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為美

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即離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

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

對合浦徐聞縣官本日按聞近刻訛作文案朱作文箋曰孫按漢地理志合浦郡有徐聞縣趙改聞

清朗無風之日徑望朱崖州官本日按經近刻訛如困廩大作逕案朱趙作逕

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餘里徑度

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身而女多妓

好白皙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叛

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朱崖俱在

海中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儋耳在朱崖脫海中二字案朱作儋耳俱在朱崖趙朱崖移儋耳下刊誤曰朱崖當移

在俱在之上俱在下又有脫文詳本卷趙釋曰一清按下有

脫文應劭張晏皆云在大海中也臣瓚曰茂陵書珠崖治暉

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分為東蕃故山海經曰

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

在鬱水南也鬱水又南自壽洽縣注于海昔馬文淵積石為

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愈益期賤曰馬文淵立兩

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洽岸南而對銅

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

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

識故處也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趙作流寓號曰馬流

世稱漢子孫也山海經曰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

陵東南者也官本日按西近刻訛作東須訛作項案朱訛

趙仍東改項刊誤曰山海經作須陵項字誤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鬱林郡廣鬱縣鬱水

東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千里應劭曰鬱水出廣信

東入海言始或可官本日按或近刻作則案朱同終則非矣

水經注卷三十六

水經注卷三十七

後魏酈道元撰

長沙王氏校本

淹水

葉榆河

朱趙作水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淹水出越雋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青蛉縣

官本日案青近刻作蜻案朱趙作蜻下同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之漢宣

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

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縹碧雞朱趙作縹碧之雞

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影影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

荒故左太冲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也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

淹水逕縣之臨池澤

趙釋曰全氏曰漢志越巂郡姑復縣臨池澤在南又青蛉縣臨池澤在北澤之

與濤不知何以分也一清案濤即澤也二縣地界以此而分方輿紀要姑復廢縣在四川會川衛南沈約志雲南有東西

二古復縣即漢姑復縣青蛉廢縣在雲南姚州大姚縣北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

水也

趙釋曰一清案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南中志曰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馮河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爲

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八十里官本日案近刻脫八字案朱趙無有弔

鳥山眾鳥千百爲羣其會官本日案其近刻作鳴趙作呼

嘶每歲七八月至十趙作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

夜燃火伺取之官本日案何近刻訛其無噍不食似特悲者

以爲義趙有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山故眾鳥來弔因

名弔鳥趙增曰字刊誤曰因名下落日字朱箋曰郭義恭廣

志作弔鳥山在縣西北八十里作每歲七月八月晦

望至集六日則止又九州要記云一歲必一度大集是鳳皇

死也李彤四部云弔鳥山俗傳鳳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

羣鳥常來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爲此川藪也趙

集其處日禹貢錐指曰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

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

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滇

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祠夷人

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

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蜀之正西又

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

又爲相應莫此之明也而傳同叔非之杏溪之識遠過九峰

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

葉所漬得名檢鄭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

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尙不變有

唐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河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昌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其所祠卽黑水之源哉一清案葉榆范史滇王哀牢傳俱作櫟榆章懷注云櫟或作蝶則此水果非因榆葉所漬致黑足以折九峯之妄而柱樊生之口矣樊綽唐咸通中爲安南都護蔡襲從事著蠻書十卷見唐書藝文志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官本日案近刻

訛作臺華陽國志作壺案朱趙作臺居于牢山捕魚水中

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

走小子不能去官本日案小近刻訛作一案朱背龍而坐

龍因舐之官本日案舐近刻訛作挖據後漢書及華陽國志改正案朱趙作挖趙釋曰朱氏謀埠箋曰後漢

書作舐其母烏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官本日案華陽國志

作元隆云元隆猶漢言陪坐也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

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

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

兵來乘革趙作箬船南下官本日案近刻脫來字又此攻漢

鹿芎民官本日案芎近刻訛作崩下同案朱作崩箋曰後漢書云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粟遣兵乘箬船南下

江漢擊附塞夷鹿芎注云箬音蒲佳反縛竹木爲箬以當船也芎音多趙改芎下同鹿芎民弱小將爲

所擒于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逆流波湧二百餘

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

芎鹿芎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

明日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趙耆老移謂其上

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芎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
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詣越嶲奉獻官本日案近刻詣
訛作道奉訛作奏

案朱趙同朱
箋曰道一作詣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

為永昌郡官本日案昌近刻訛作平
案朱作平箋曰永平
當作永昌漢郡國志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

永昌郡罷益州西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于
部都尉趙改昌

此故以不韋名縣趙釋曰沈氏曰常璩云武帝置不韋縣徙
南越相呂嘉宗族于此因名不韋以章其

先人之惡北去葉榆六百餘里
趙無餘字葉榆水不逕其縣官本
日案

非秦徙也近刻脫葉字下同案朱脫趙增
刊誤曰當作葉榆水落葉字下同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

耳葉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

東南逕永昌耶龍縣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于不韋

縣為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耶龍縣東南逕秦臧縣官本日案近刻臧訛作藏
縣下有也字
案朱訛行

趙仍藏刪也刊
誤曰也字衍文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于連然雙柏縣也官本

日案近刻脫池字
案朱無池字滇作填箋曰秦臧漢志作
秦臧濮作僕填作滇連然雙柏二縣名趙改滇池澤濮作僕

刊誤曰漢書地理志
注作滇池澤落池字葉榆水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官本
日案

逕近刻訛作流
案朱作流趙
下增逕字刊誤曰流下落逕字又東逕同竝縣南又東逕漏

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湫

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湧波諸葛亮之平

南中也戰于是水之南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

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監町山官本日案監近刻訛作盤
案
朱作盤箋曰盤町當作監町漢

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注
云監音呼鴟反趙改監釋曰一清案漢志注師古曰監音呼

鷄反町音挺孫校曰案玉篇廣韻俱無盪字東逕梁水郡北

未知師古何所據而為此音合從此作盤

賁古縣南

官本日案梁水郡晉置領梁水賁古西隨三縣朱謀璋云當作卑水非也

誤當作卑水漢地志越嶲有卑水縣案溫水注云溫水上合梁水故自有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盪南置郡于梁水縣也宋志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晉書王遜傳云分永昌為梁水郡蓋西晉廢而東晉復置耳若卑水是縣名越嶲之去南中道

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

里隔越朱氏誤矣

官本日案袁近刻訛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

波將軍馬援上言從菴冷出賁古

官本日案菴近刻訛作擊

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

官本日案駱越近刻訛作便習戰

鬪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

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為神捷也

盤水又東逕漢

興縣山溪之中多生印竹

檳榔樹樹出麪而夷人資以自給

故蜀都賦曰印竹緣嶺又曰麪有檳榔

朱箋曰博物志云蜀中有樹名檳榔皮裏

出屑如麪用作餅餌謂之檳榔麪魏王花木志曰檳榔出興

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麪百斛臨海異物志云

檳榔木外皮有毛似柝欄

盤水北入葉榆水諸葛亮入南

中字刊誤曰戰于盤東朱作中箋曰宋本是也

南下落中字

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

馬援言從菴朱趙冷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

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趙釋曰全氏曰漢志牂柯郡西隨縣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冷入尚

注于交趾

朱趙作趾下同

過交趾菴

朱趙作藥下同

洽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界復合

爲三水

官本日案南近刻訛作東案朱趙作東朱箋曰東界一作南界

東入海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于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

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趾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于傳

不通于華夏在海島人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

海交趾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于是乃置

交趾刺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

明已始開北垂

官本日案明近刻訛作郡案朱趙作郡朱箋曰舊本作明

遂辟交趾于

南爲子孫基址也

朱趙趾作趾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章懷注引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闊折兩足並

立趾則相交趾與趾同古字通用然則非因武帝置郡而有子孫基址之說也此蓋襲應劭漢官儀之文 菴洽縣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州外域記曰

官本日案州近刻訛作郡案

朱訛作趾趙改刊誤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

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越王令二

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

使者爲交趾九真太守

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諸雜將主民如

故趙釋曰全氏曰案交趾長稱西于王見漢書功臣表左將黃同斬之不稱越亦非迎降者晉書地道記謂南越侯織

封羸樓侯 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爲交州後朱戴雜

將子名詩索菴洽雜將女名徵側爲妻

趙釋曰一清案索妻猶言娶婦范史南蠻

西南夷傳云嫁爲朱鸞人詩索妻亦繆之甚矣 側爲人有膽勇將詩起賊

官本日案詩近刻訛 蓋徵側將其夫作賊也黃省曾本校 攻破州郡服諸雜將

皆屬徵側爲王治菴洽縣復交趾九真二郡民二歲調賦

官本

日案復近刻訛作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

得案朱趙作得趙釋曰全氏曰按金谿范史作禁谿章懷注三歲乃

金溪究引越志作金溪穴一清按穴乃究字之誤

得爾時西蜀竝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為令長也山多大

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

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溼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

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

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趙釋曰一清案隋書經籍志髯

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

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

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北二水官本日案北近刻

作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又東

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案帶縣東逕封溪縣北交州

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

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外邕雒侯主諸郡縣縣多

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

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眾攻安

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

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卻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

記縣屬交趾朱無屬字箋曰一本作縣屬交趾越遣太子名

始趙越上增南字刊誤曰當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

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

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官本日案

媚近刻訛

作眉案朱訛趙改刊誤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合

日南越志作媚珠眉字誤

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南越王官本

日案近刻脫南字下同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

敗安陽王下船逕出于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

太康地記縣屬交趾趙釋曰全氏曰越遂服諸雒將趙越上

馬援以西南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導趙朱

道作溉灌以利其民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貍貌人面頭

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

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

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

水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案建安二十三年趙釋曰一

朱訛趙改刊誤曰此當作北清案浪水

篇注作二立州之始蛟龍蟠編于南北二津官本日案于下

案朱故改龍淵以龍編為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

趙有杜慧度官本日案慧近刻作惠下同案朱同趙改刊誤曰

惠晉書作慧下同古二字本通用論語釋文云小慧

魯讀慧為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

散循亦中矢赴水而死官本日案水近刻訛作火案于是

斬之傳首京師慧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

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譌變哉其水又

東逕曲易縣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曲易當作由易漢志交阯

郡有由易縣按漢志續志晉志皆作曲易古陽

字無作東流注于浪朱作浪箋曰當鬱經言于郡東界復合

為三水此其二也官本日案二近刻訛作一案朱趙作一

趙釋曰全氏曰當作此其二也二水謂南

水三十七

水北水其次一水謂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又西南逕西

于縣南又東逕羸樓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

涇水注之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朱徐作度趙改刊誤曰漢

書地理志是稽徐縣度字誤注于中水中水又東逕羸樓縣南朱箋曰羸樓音蓮箋

交州外域記曰縣本交趾郡治也官本日案縣本近刻訛作本縣案朱訛趙乙刊誤

日本縣二林邑記曰自交趾南行官本日案記曰下近刻有縣本二字係衍文案朱

同趙去本存縣刊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

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湖水退時人有見之者其水

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南合南水南

水又東南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北案朱趙作北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域記曰

交趾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是水也江水對

交趾朱戴縣趙水改北刊誤曰水黃省曾本作北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

切朱作功箋曰無功漢志作無切趙改切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

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

艘自入交趾于今為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切縣賊渠降

進入餘發朱箋曰餘發縣名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

聚羊牛數千頭官本日案羊近刻作羣案朱趙作羣時見象數十百為羣援

又分兵入無編縣王莽之九真亭趙釋曰全氏曰六字注中注至居風縣

帥不降竝斬級數十百九真乃靖朱作清箋曰當作靖趙改靖其水又東

逕句漏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

紀粟者也官本日案安定下近刻衍縣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縣字衍文縣江中有潛牛

趙刪縣字增水字刊誤曰劉昭郡國志補注引交州記作有潛水牛落水字縣字衍文形似水牛上岸

鬪角輒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矣此其三也平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

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

官本日案近刻脫石字案朱

趙無朱箋曰後漢書注引此云分沙石

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

趙釋曰一清案應劭

曰夷山在夷陵西南又云夷水出巫東入江然夷水之源最遠方輿紀要云源出蠻中南流名柘林溪經天池洛浦名黔黎溪南至金洞唐崖入黔江縣名黔江又云黔江自貴州思州之上費溪發源經五十八節名灘至黔州境分流入黔江縣界為施州江人湖廣施州衛謂之清江是也水源之遠如此是以善長不記其所出而以佷山清江為限至應邵所云夷山似因夷水得名大類常璩漾山漾水之殊目不足為據江水篇經云江水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注云夷道縣為二江之會是夷水出江入江而胡賦明云禹循江而南且東以至于巫山乃不出三峽而並夷水以東且南逾澧水沅水以至于衡山導江云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則不經三峽可知又云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

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荆州之沱也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此言舟師自夷水以入楚也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為扞關以拒之水經注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扞關蓋大江出三峽逕弱關江沱出佷山逕扞關劃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拒扞關則不逕巫峽明矣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日就湮塞後漢建武中公孫述遣將田戎等乘枋箬下江關拔夷道夷陵光武命岑彭吳漢伐之沂江而上則皆取道于三峽而不復由夷水矣蓋其時水已淺狹不勝戰艦自後荆梁用師未有不由峽江者然酈注云河梁裁得通船則後魏時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港故章懷注西南夷傳寰宇記明一統志不復知此水出西北奉節之大江而以為西南施州衛之山源然自漢志已不言首受江未知何故班氏疏略頗多水經注源委詳明而又有張儀之言為證無可疑者禹導江自梁入荆必浮此水也東樵此言較宛溪為覈然則夷水乃跨有荆梁之沱禹貢所記二州指此已備紛紛郵江玉輪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捍關江鄴江枝江皆後起之名耳

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

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官本日案近刻脫渠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晉書地理

志建平郡統沙渠縣落渠字縣有巫城水南岸山道五百里官本日案水字近刻訛在

南岸下案朱同趙增臨字作南岸臨水其水歷縣東出焉

東南過佷山縣南朱箋曰前漢地志佷山縣屬武陵郡後漢郡國志佷山屬南郡晉地理志佷山屬宜都郡

夷水白沙渠縣入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入縣案朱水流淺

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畱城南城卽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

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竝立穴中相去一丈

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溼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

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

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

東北面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

因名難畱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

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官本日案奉近刻訛作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舉黃省

曾本作奉巴氏子務相乃中之又令各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

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

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畱共居廩

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爲蟲羣飛蔽日天地晦暝積十

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下及夷城

夷城石岸險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爲崩廩君登

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

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卽夷

水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江水篇夷水出夷谿鹽水出巫溪今此合爲一又有鹽石卽陽石也

官本日案卽下近刻衍鹽字 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卽廩君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鹽字衍文 所射鹽神處也將知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 官本日案知下

案朱衍趙刪刊事既鴻古難為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層 誤日是字衍文 近刻衍是字

巖之上石室南向水出其下懸崖千仞自水上徑望見 官本

徑近刻訛作逕 每有陟山嶺者扳木側足而行莫知其誰村 日案

案朱趙作逕 入駱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牀上見都凝矚

不轉都還招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為仙人室袁山

松云都孫息尚存 官本日案息近刻作昔 案朱同又存訛

當作 夷水又東與溫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夾岸有溫泉對注

夏煖冬熱上常有霧氣瘍痍百病 官本日案痍近刻作 浴者

多愈父老傳此泉先出鹽于今水有鹽氣夷水有鹽水之名

此亦其一也夷水又東逕佷山縣故城南縣卽山名也孟康

曰音恆出藥草恆山今世以銀為音也 趙釋曰全氏曰孟康

舊武陵之屬縣南一里卽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溪水西

南潛穴穴在射堂村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瀆 朱箋曰

瀆 趙改 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卽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

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

鉤餌 官本日案鉤近刻訛 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

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 官

日案輒近刻作扳 案朱作 水源東北之風井山迴曲有異

勢穴口大如盆袁山松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飄卒至 官本日案

標案朱同箋曰當作標趙改標六月申尤不可當往人有卒改言刊誤曰卒黃省曾本作言

冬過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月還步楊溪得其笠則知潛通

矣其水重源顯發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冷甚于大溪縱暑

伏之辰尚無能燥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

時有渴者誠啟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

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樂左

近村居官本日案平樂下近刻輦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與水

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

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竅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官本

曰案竅近刻作微起高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林中有石牀案朱說趙改刊誤曰林當

作案朱趙同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別分隨偃而輸

趙改擗下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去時特平暨處自

然恭肅矣

又東過夷道縣北

夷水又東逕虎灘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又東逕

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刁斗形色亂真惟實中耳官本日案

惟實近刻訛作雜后案朱說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

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峰秀甚高東北白巖

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晦許上有故城城中

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州山俗語訛今名武鍾山

山根東有湧泉成溪即丹水所發也下注丹水天陰欲雨輒

有赤氣故名曰丹水矣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

其遠近穴中蝙蝠大如鳥多倒懸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大者悉多倒懸案朱同趙增

如鳥二字刊誤曰箋曰悉一作如鳥按於文大者下落如鳥二字悉字宜存

玄中記曰蝙蝠百歲

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溫夏冷

趙釋曰一清案此處

有脫文蓋言泉水有魚故下有秋藏春遊之文秋則入藏春則出遊

官本日案二語言魚之出入此

上當有脫文民至秋闌斷水口得魚大者長四五尺骨軟肉美異

于餘魚丹水又逕其下積而為淵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苜

朱箋曰宜都山川草投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丹記苜作茵趙改茵

水又東北流兩岸石上有虎迹甚多或深或淺皆悉成就自

然咸非人工丹水又北注于夷水水色清澈與大溪同夷水

又東北逕夷道縣北而東注

東入于江

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恨山北溪

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遊魚如乘空也淺

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恆有

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頽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

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滄水合水出高城

趙縣滄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

東過其縣北

官本日案此五字近刻接上經西界下案朱在東過其縣北上趙移此刊誤曰箋曰據宋本補五字案此五字經文當補在注入油水也之次行另為一條趙琦美本校正

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

官本日案陸近刻訛作陸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陸作孱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脩之其城背油向澤

近刻與上注連爲一節
案朱同趙改說見上

又東北入于江

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江

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

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

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

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東標零陽西揭充縣充縣

廢省官本日案近刻脫充縣二字案朱趙無朱揭作臨澧

即其地縣即充縣之故治官本日案近刻訛作縣臨封縣之

如下說刊誤曰廢省臨澧四字衍文當作案朱同趙刪臨澧二字改

後即其地爲臨澧縣之故治全氏校改臨側澧水故爲縣

水出龍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

溪之流者也茹水東注澧水官本日案注近刻訛作流案

誤曰箋云克家云當作東流

又東過零陽縣之北

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夏沸湧

常若湯焉溫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合零溪水源南出

零陽之山歷溪北注澧水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武陵郡零陽

零溪也而道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

溪又以九渡爲名山獸咸飲此水而逕越他津皆不飲之九

渡水北逕仙人樓下傍有石形極方峭世名之爲仙樓水自

下歷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間關每所蹇沂山水之號蓋亦

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婁水入焉水

源出巴東界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又東逕零陽縣注于澧

水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縣即零溪以著稱矣官本日案縣即近刻訛作

蘊郡案朱作蘊郡趙改郡緣刊誤澧水又逕澧陽縣官本日案

日蘊字誤全氏校改緣移在郡字下澧水又逕澧陽縣官本日案

澧近刻訛作澧脫陽字右會澧水官本日案近刻重一澧案朱作澧澧木趙

改澧水刊誤日澧木二字誤水出建平郡東逕澧陽縣南晉

當作右會澧水水出建平郡

太康中置澧水又左合黃水黃水趙刪一出零陽縣西北連

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趙增之字刊誤祭祀

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黃水北流注于澧水

水晉太康四年立天門郡治也吳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

官本日案郡下近刻衍有字案朱衍趙刪高峰孤竦素壁于尋望之若亭有似

香爐其山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門角上各生

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帚官本日案近刻脫此十五字案

覽引荆州圖副記有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孫休以為嘉

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澧水又東歷層步山朱山作出趙改刊

輿紀要云澧州石門縣有層步山在高秀特出趙作山下有

峭澗泉流所發南流注于澧水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

門郡界趙北改南刊誤南流逕涔坪屯官本日案坪近刻訛

刊誤日評方輿紀要作坪此是吳屯所也屯塌涔水溉田數

吳書周泰傳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是也

水三十七

六

千頃趙釋曰一清案說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澧水

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東逕

南安縣南官本日案南安近刻訛作安南案朱訛趙乙刊

互倒晉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澧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

東逕其縣北又東注于澧謂之澧口趙釋曰一清案澧水三

蓋傳所謂巴醴由誕者也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官本日

脫士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文選贈答詩有王仲宣贈士

孫文始一首李善注引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孺子名萌字文

始落士字萌即士孫瑞之子獻悠悠澧澧者也澧水又東與

帝都許錄瑞功封萌都亭侯

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沙口官本日案沙

決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疑作湖口案當作

沙口即赤沙湖口也上云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是也

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

兮澧有蘭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也

沅水出牂柯且蘭縣趙刊誤曰漢志續志皆作故且蘭落故字

且蘭至晉志始去故字宋志云且蘭合漢舊縣故

且蘭是也此條經文與江水篇氏道縣同一例為旁溝水又

東至鐔成縣為沅水東過無陽縣朱趙過作逕朱箋曰舊本此

今改正趙仍改作注刊誤曰箋曰舊本作注文據宋本是經文

按非也仍當作注說詳本卷趙釋曰一清案後漢省無陽故不

見于續志晉志作舞陽宋志云太康地志有益復立也此句之

首注有脫文朱謀璋箋曰舊本作注文據宋本是經文非是塘

珠沅州府志云方輿紀要沅江在沅州府西南五里自貴州番

界入沅州境又云澧水在州南四里又引熊氏曰今辰州之武

水經注謂武溪源出武山南注于沅後漢書注今辰州盧溪縣
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元和郡縣志亦云盧水在盧溪縣西二百
五十里即武溪所出是武溪可名盧水而案其源流與出自故
且蘭東南入沅之無水迥別顧熊氏之為此說或因荆州記五
溪有武溪無濼溪故遂以武溪當濼溪與不知五溪之名出入
不一武溪之不能當濼溪猶濼溪之不能當沅溪也惟見于水
經注者為足據耳至于顧氏之言則又泥解水經注何也漢書
注言無水首受故且蘭又言沅水出牂柯首受與出既異文則
義固自有別是沅與濼本二水也水經言沅水至罽成縣為沅
水罽成今黔陽也水經注言無水南流至無陽故縣無陽故縣
今芷江也安得謂無陽即罽成耶乃或者疑經文有沅水東逕
無陽縣句可以證沅無總一水之說不知舊本此段經文自沅
水出牂柯云云至東至罽成縣為沅水句止下云東逕無陽縣
五字則注起語也酈道元北魏人其所謂無陽縣者乃晉義熙
中徙故罽成之無陽亦即今黔陽已非漢舊故稱漢之無陽為
故縣以別之且下即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者蓋
謂沅之上流另有一支之水流入于沅故注文至謂之濼口句
下又云沅水東逕無陽縣前有故字而後無故字則五字之非
經文可知自朱鬱儀移作經文且自謂據宋本改正鬱儀號稱
博雅其點竄古人不無穿鑿附會顧氏不細繹經注漫以泝始
析流為得解強合為一以誤後人而莫有知其非者尤可怪也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

朱箋曰漢地理志武陵郡有無陽縣注云無水首受

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後漢省無陽縣故云無陽故縣

縣對無水官本日案近刻脫

趙增刊誤曰對上落縣字

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

趙釋曰一清案

漢志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運水水源出

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

趙釋曰一清案浪水篇注無陽縣有移溪殆即熊溪也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

水南故山以移為名蓋亦蒼梧郁州東武怪山之類也

官本日案亦近刻訛作以東武怪山訛作佐山案朱訛趙改熊溪下

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嶠

朱作嶠趙改嶠之山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

官本日案近刻脫一沅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

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官本

日案武近刻訛作義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是武陵郡義字誤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

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官本日案

作馬脫良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箋曰秭歸以下有脫誤案此處無脫文焉當作馬良二字之猶往也詳本卷

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官本日案良近刻訛作亮案

後漢廢蜀志先主傳軍次秭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將

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先主自秭歸率諸將

進軍緣山絕嶺于夷道猗亭駐營自恨山通道武陵遣侍中

馬良安撫五谿蠻夷咸相響應良所築城即故義陵城也之

猶往也所治序溪最為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修作無廢又

西北入于沅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沅水又東合澗

水水導源澗溪官本日案澗近刻訛作柱案朱趙作柱說見下北流注沅趙釋曰

序水方輿紀要作澗水引舊志云今澗浦縣南有雙龍江其水一自縣南百二十里之龍潭發源一自縣東二十里龍灣

發源流經縣南二里之龍堆合流而西入于沅蓋即序溪矣注又別名之曰柱溪柱序音同通用故耳沅水又

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趙釋曰一清案漢

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東南流獨母水趙增合字刊誤曰流注

之趙無水源南出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辰水又逕其

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

王莽更名會亭朱作真箋曰今漢地志作會亭趙改亭矣辰水又右會沅水名

之為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無溪酉溪官本日案

刻衍力溪二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箋曰宋書說五溪曰

雄溪楠溪酉溪無溪辰溪而無力溪二字案後漢書馬援傳

章懷注引酈注及東坡小圃五詠葢詩王十朋集注辰溪

李厚引水經注俱無力溪唐宋相沿足證世本之誤

其一焉夾溪惑是蠻左所居官本日案左下近刻衍右字

蠻郡曰左郡蠻縣曰左縣故稱故謂此蠻五溪蠻也趙增為

日此蠻下
落為字
水又逕沅陵縣西趙增沅字刊誤有武溪源出武

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迹猶存矣盤瓠者高辛氏

之畜狗也其毛五色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

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吳

將軍之首于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為信不可違

請行乃以配之盤瓠負女入南山官本日案女近刻訛上石

室中所處險絕人迹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二年生

六男六女盤瓠死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

衣裁製皆有尾官本日案製近刻訛其母白帝賜以名山其

後滋蔓號曰蠻夷今武陵郡夷即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

嫡孫世寶錄之武水南流注于沅沅水又東施水注之水南

出施山溪源有陽墩崖崖色純素望同積雪下有二石室官本

日案近刻脫室字案朱脫趙增先有人居處其間趙無

刊誤日石下落室字孫潛校增居字細

泉輕流望川競注故不可得以言也官本日案近刻脫得字

不可下落得案朱脫趙增刊誤日

字孫潛校增施水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逕沅陵縣北漢故

頃侯吳陽之邑也趙釋日一清案漢表王莽改日沅陸縣北

枕沅水沅水又東逕縣故治北移縣治縣之舊城趙刪下縣

下縣字字刊誤日

衍文置都尉府因岡傍阿勢盡川陸臨沅對酉二川之交

會也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

南流逕無陽故縣南朱脫逕無二字趙增刊誤日箋日陽故

又東逕遷陵故縣界朱箋日案漢地理志武陵郡有無陽遷

志有無陽云即無陽也後漢晉宋地志陵二縣相近後漢志省無陽晉太康地

武陵郡有遷陵南齊地志無遷陵矣與西鄉溪合即延江

水三十七

之枝津更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西水又東逕遷陵縣故

城北官本日案近刻重一城字案朱重趙刪王莽更名曰遷陸也西水東逕西

陽故縣南縣故西陵也西水又東逕沅陵縣北又東南逕潘

承明壘西承明討五溪蠻營軍所築也朱無也字趙增刊其誤日築下落也字

城跨山枕谷西水又南注沅水闕駟謂之受水其水所決入

名曰酉口趙釋日一清案漢志武陵郡充縣西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沅水又

逕寶應明城側應明以元嘉初伐蠻所築也沅水又東官本日案

又下近刻衍合字案朱趙不衍趙刊誤日箋日一溪水南

出茗山山深迴險人獸阻絕溪水北瀉沅川官本日案近刻

案朱衍趙刪刊誤日水字衍文沅水又東與諸魚溪水合水北出諸魚山

與天門郡之澧陽縣分嶺溪水南流會于沅官本日案溪水

趙有案朱沅水又東夷水入焉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

接壺頭山朱壺作胡箋日後漢書作壺頭山下同趙改壺釋

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故名壺頭山也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

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壺頭徑曲多險其中紆折

千灘援就壺頭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終沒于此忠公朱趙作

日舊本作公獲謗信可悲矣劉澄之曰沅水自壺頭枝分跨三十

三渡逕交趾龍編縣東北入于海脈水尋梁乃非關究但古

人許以傳疑聊書所聞耳

又東北過臨沅縣南

臨沅縣與沅南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

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之夷望也官本日案近刻脫

增刊誤曰謂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得

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瀆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為明月

池白璧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

斷行者莫不擁楫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足

均時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綠

蘿蒙羃頽巖臨水實釣渚漁詠之勝地其迭響若鐘音信為

神仙之所居朱作頽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

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栖託者不能自絕于

其側沅水又東逕臨沅縣南縣南臨沅水因以為名朱箋曰

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柯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王莽更之曰監沅也朱趙無曰

縣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玄之墓官本日案人近刻訛作

箋曰詩宋本作人趙改刊誤曰何焯云宋本晉書作龔玄之

之通志氏族略晉有隱士龔玄之南史有龔薦蓋希姓也

太元中車武子立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秦昭襄

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楚割漢北與秦官本日

近刻脫一楚字案朱脫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

趙增刊誤曰割上落楚字案朱以為黔中郡漢高祖二年

地官本日案近刻脫秦字脫趙增刊誤曰又取上落秦字

割黔中故治為武陵郡王莽更之曰建平也朱趙無曰字

對沅南縣後漢建武中所置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

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

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出山西帶脩溪一百餘里官本日

刻訛作循案朱訛趙茂竹便娟披溪蔭渚長川逕引遠注

改刊誤曰循當作脩

于沅沅水又東入龍陽縣有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

折逕其縣南縣治索城即索縣之故城也漢順帝陽嘉中改

從今名關駟以為興水所出東入沅而是水又東歷諸湖方

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武陵郡索

縣漸水東入沅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汜洲洲長二十里吳丹楊太

守李衡官本日案楊近刻訛作陽案植柑于其上臨死勅

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官本日案州近刻訛不責衣食

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吳末

衡柑成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枿蓋其遺也趙釋曰全氏曰

胡三省曰汎洲乃柑洲非橘洲湖水篇臨湘縣之橘洲乃衡

所植也晏公類要曰湘江四洲橘洲其一焉張舜民柳行錄

橘洲東對潭州以沅水又東逕龍陽縣北城側沅水趙增臨

是知非汎洲也趙增臨沅水又東合壽溪內通大溪口有木連理根各一岸

而凌空交合其上承諸湖趙增水字刊誤下注沅水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牂柯郡

入江資水篇經文與班志合則此條不容有參錯且與澧水篇經文相同惟少一東字耳

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于江

浪水出武陵鍾成縣北界沅水谷官本日案成近刻訛作城下

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昌禹迹圖石

刻作浪水

山海經曰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

水出無陽縣故鍾成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俗謂之移溪

溪水南歷潭中注于浪水

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

鬱水出鬱林之阿林縣官本日案近刻脫出字案朱脫文趙增自字刊誤曰鬱水下落自字

東逕猛陵縣趙釋曰全氏曰案漢志蒼梧郡猛陵縣龍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而善長不志

縣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浪水于縣左合鬱溪亂流

逕廣信縣地理志朱趙有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

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趙釋曰一清案虞喜志林云太康八

年廣州大中正王範元封五年交州自羸陟縣移治于此建

安十六年吳遣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交

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官本日案近刻訛作臣下

三國志吳書步騭傳是擁眾五千騭有疑于巨先使諭巨巨

迎之于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

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士為用騭惡之陰使人請

巨巨往告景勿詣騭騭請不已景又往乃于廳事前中庭俱

斬以首徇眾即此也鬱水又逕高要縣晉書地理志曰縣東

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徙縣水居也縣有鵠奔亭趙刊誤

按神記云鵠奔亭謝承後漢書作鵠巢亭案列異傳云鵠奔

亭方掘其屍時有雙鵠來奔其亭故名江淹獄中上書曰梧

邱之魂不愧于沈首鵠亭之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于交州

刺史何敞處事與榛亭女鬼同官本日案榛部古字通原本

榛亭事詳渭水注內案朱趙作釐朱箋曰按神記云九江

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高要宿鵠奔亭夜半有一女

子自稱蘇娥字始珠廣信人嫁施氏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

匹及婢一人名致富欲之旁縣賣繒賃牛車一乘到此亭為

亭長龔壽所殺刺致富亦死掘樓下合理之取財物去無所

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乃遣吏捕問具服並其父母兄

弟皆斬之謝承後漢書所王氏交廣春秋曰步騭殺吳巨區

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毅錢博宿巨部

伍與軍逆隲于蒼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逢于是遂交戰毅與

眾投水死者千有餘人趙釋曰一清案三國志吳書呂岱傳云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

博為高涼西部都尉方輿紀要高涼山在高州府東北九十里本名高梁衡毅錢博拒步隲于高要峽口毅死博與屬亡

于高梁蓋即此山是高要峽之戰毅死而博逃其後遂降也交廣春秋未得其實

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海

鬱水分浪南注

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

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

文式問云何以名爲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

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

名之爲番禺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滸柯

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越也官本日案而近刻訛

刊誤曰西秦并天下略定揚越官本日案揚近刻訛

當作而一尉西北一候開南海以謫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

龍川令趙佗曰聞陳勝作亂豪傑叛秦吾欲起兵阻絕新道

番禺負險可以爲國會病綿篤無人與言故召公來告以大

謀囂卒佗行南海尉事則拒關門設守以法誅秦所置吏以

其黨爲守自立爲王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立佗爲南越王

官本日案近刻脫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史記尉佗傳是南越王

剖符通使至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十二歲而亡

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也建安中吳

遣步騭為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

帶海博做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

怪魚鼈龜鼉鮮鰐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趙作佗因

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晦復趙作道

回環透池曲折湖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

至未嘗不乘車升履于焉逍遙騭登高遠望觀巨海之浩茫

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朱作也

本作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

竄集交州治中姚文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裴

淵廣州記曰城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

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

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交廣春秋曰趙有

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秘奧朱作異箋曰宋

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為墳其壙瑩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

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柩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

佗雖奢僭慎終其身朱終其作厥其趙改終厥刊誤曰箋曰

乃令後人不知其處有似松喬遷景牧豎固無所殘矣鄧德

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朱趙作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

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于元會至朝不及朝列

化為白鵠至闕前官本日案闕近刻訛作回翔欲下威儀以

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

為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廣州記稱吳平晉

滕脩官本日案近刻訛作盧循案朱訛趙改刊為刺史脩誤日三國志注引交廣記是滕脩晉書有傳

鄉人語脩鰕鬚長一赤官本日案古字尺通用赤趙釋日一清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王氏交

廣春秋一赤作一丈脩責以為虛官本日案責字近刻訛其四赤作一丈四尺

人乃至東海取鰕鬚長四赤速送示脩脩始服謝官本日案作復案朱訛趙改刊誤日復當厚為遣其一水南入者鬱

川分派逕四會入海也其一即川東別逕番禺城下漢書所

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于越也趙釋日一清案

漢書以下與前文複蓋刪削之未盡者浪水又東逕懷化縣入于海水有鰕魚

裴淵廣州記曰鰕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鱗物生子子小隨

母覩朱趙作覩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鰕魚子朝索食

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入旦從口出腹裏兩洞腸貯水

以養子陽容二子兩則四焉

其餘水朱趙無又東至龍川為涅水趙釋日全氏曰案師古漢志注引裴氏廣州記曰龍

川縣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為號龍川殆即涅水也屈北入員水官本日

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注內連接上下注文今改正考注稱

浪水枝津衍注即解其餘水也又稱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即解

東至龍川也下經員水又東南即承此員水言也案朱趙作注連接上下注文

浪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南越志曰縣多鷓鴣

鷓鴣山雞也光采鮮明官本日案采近刻訛作色五色趙作炫

朱趙作眩耀利距善鬪世以家雞鬪之則可擒也又逕博羅縣西

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桐者也趙佗乘此縣而跨據

南越矣

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朱作經趙改注刊誤日十三字是注混作經

東歷揭陽縣王莽之南海亭而注于海也

水經注卷三十七

水經注卷三十八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資水 漣水 湘水

澗水 溱水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

資水出武陵郡無陽縣界唐紕山蓋路山之別名也謂之大

溪水東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縣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

二岡對峙重阻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伐五溪蠻蠻保此

岡故曰武岡縣即其稱焉大溪逕建興縣南又逕都梁縣南

官本日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

脫趙增刊誤曰都梁下落縣字

定王子敬侯遂之邑也 官本日按遂近刻訛作定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敬侯定當作遂史記年

表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
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趙作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趙有
號縣受名焉

東北過夫夷縣

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流逕扶縣南官本日
按扶下

近刻衍陽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宋書州郡志云邵陵太守領扶縣令漢舊縣晉曰夫夷漢屬零陵晉屬邵陵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溫諱去夷夫不可 本零陵之夫夷縣也 趙釋曰爲縣名故爲扶云陽字衍文
沈約志云漢舊縣至晉曰夫夷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溫諱去夷夫不可爲縣名故爲扶云
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義之邑也夫水又東注邵陵水謂之邵陵浦水口也官本日按水字近刻訛在口字下 案朱
口按本文不誤謝說非也

東北過邵陵縣之北朱趙東上有又字趙釋曰按兩漢志邵陵屬長沙孫吳始改曰邵陵此亦經文晚出

證之

縣治郡下南臨大溪水逕其北謂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吳

寶鼎元年趙釋曰全氏曰五字注中注一清按魏祚終于咸熙二年乃孫皓甘露元年明年改元寶鼎實晉武帝

帝泰始二年也 孫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縣故昭陵也 官本日按昭近刻訛作邵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邵陵當作昭陵說見下趙釋曰一清按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童爲洛陵侯索隱曰表作路陵在南陽夫長沙之子何以封於南陽括地志云卽昭陵是也酈氏疑之故不著洛陵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卽前漢之昭陵縣屬長沙國後漢析置昭陽縣晉諱昭改曰邵陵邵陽云爾 溪水東得高平水口 官本日按水近刻訛作又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 水出武陵郡沅陵縣首望山西南逕高平縣南又當作水

官本日按逕近刻訛作流 案朱作 又東入邵陵縣界南入流趙增逕字刊誤曰流下落逕字

于邵水邵水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山西北

流逕邵陽南朱作邵陵趙改刊誤曰邵陵當作邵陽宋志云邵陵太守領邵陵子相何志屬長沙二漢無吳

錄屬邵陵又邵陽男相吳立曰昭陽晉武改晉志邵陵統邵陵縣又統邵陽縣是也則昭陵是吳所置亦晉武改之而沈

約不云當以縣故昭陽也官本日按昭陽朱謀璋云疑作昭陵非也今攷郡國志昭陽屬零陵

郡昭陵屬長沙郡案雲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謂之邵陽水

縣字朱在南上趙並有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當作邵陵按邵陽字不誤不得因上有邵陵浦口水而改之自下東北出益

陽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蓋水變名也

又東北過益陽縣北

縣有關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屯軍水

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于是水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嗽之

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

渡茱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又謂之資水應劭曰縣在益水

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處處有

深潭漁者咸輕舟委浪謠詠相和羅君章所謂其聲綿邈者

也水南十里有井數百口淺者四五尺趙作赤或三五丈深者

亦不測其深古老相傳昔人以杖撞地輒便成井或云古人

采金沙處莫詳其實也孫校曰郡國志益陽注曰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

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

又東與沅水合于湖中東北入于江也

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

漣水出漣道縣西資水之別趙改資水之別四字入注文刊誤曰全氏云四字是注混作經以先

司空校本改

水出邵陵縣界南逕連道縣縣故城在湘鄉縣西朱趙有百

六十里控引眾流合成一溪東入衡陽湘鄉縣歷石魚山下

多玄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

重輒有魚形鱗鱗首尾官本日按踏近刻作鱗宛若刻畫長

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漣水又逕湘鄉縣

南臨漣水本屬零陵長沙定王子昌邑官本日按昌受封于

遠漢書但云長沙王子此定字或後人誤加朱箋曰漢書

王子侯表哀帝建平四年封長沙王子昌為湘鄉侯疑非定

王子也趙釋曰一清按漢表哀帝建平四年封長沙王子昌

為湘鄉侯無定字又長沙定王傳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

宗是日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哀平之世王乃魯

人也昌是魯人之子諸侯王表魯人以元帝永光二年嗣四

十八年薨諡日繆注誤漣水又屈逕其縣東而入湘南縣也

東北過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

漣水自湘南縣東流至衡陽湘西縣界入于湘水也于臨湘

縣為西南者矣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孫校曰始安

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山官本日按零下近刻衍陵字

註無陵字何焯云此長沙臨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

湘縣之零山不可妄加陵字趙釋曰

縣故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全氏曰

七字注立始安郡湘灘同源分為二水南為灘水北則湘川

中注趙釋曰一清按善長此言非是詳見灘水篇東北流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

于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東北過零陵縣東

越城嶠水南出越城之嶠嶠即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

成是其一焉北至零陵縣下注湘水湘水又逕零陵縣南又

東北逕觀陽縣官本日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觀陽下落縣字與觀水合水

出臨賀郡之謝沐縣界孫校曰案晉書孫權分蒼梧置立臨賀郡地理志謝沐蒼梧縣西北

逕觀陽縣西縣蓋即水為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謂之觀

口也

又東北過洮陽縣東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如清曰洮音韜

洮水出縣西南大山東北逕其縣南即洮水以立稱矣漢武

帝元朔五年朱無帝字趙增刊誤曰漢武下落帝字後同封長沙定王子節侯拘

為侯國官本日按節侯拘有脫誤史記作靖侯狗彘漢書作靖侯狩燕案朱趙作靖侯狗彘朱箋曰舊本作洮

陽侯拘案漢書表作狩燕而史記年表作狗彘恐史記譌也孫按索隱引漢表作將燕趙釋曰朱氏謀璋箋曰按索隱曰表作將燕一清按今王莽更名之曰洮治也其水東流注于本漢書將字作符

本漢書將字作符

湘水

又東北過泉陵縣西

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山官本日按南下近刻衍流字案朱有流字趙改雷刊誤曰流全氏

校改雷趙釋曰沈氏曰當作營山西流逕九疑山下蟠基朱作磐基箋曰當作蟠基趙改磐基

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

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趙釋

曰全氏曰按胡三省曰太史公云舜南狩崩於蒼梧歸山南葬於江南九疑則蒼梧九疑兩地也合而言之者誤也山南

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自廟仰山極高直上

可百餘里古老相傳言未有登其峰者山之東北冷道縣界

又有舜廟縣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營水又西逕

營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東北馮岡其水導源

馮溪西北流

官本日按馮溪二字近刻訛在下句縣字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馮溪二字當移在導源下

縣以託名焉馮水帶約眾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歷縣北西

至關下關下地名也是商舟改裝之始朱舟作州趙改刊誤曰州當作舟馮

水又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

其山多錫亦謂之錫方矣渚水北逕馮乘縣西而北注馮水

馮水又逕營道縣而右會營水營水又西北屈而逕營道縣

西王莽之九疑亭也營水又東北逕營浦縣南營陽郡治也

魏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置在營水之陽故以名郡矣營

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春陵縣北二十里仰山南逕其縣

西縣本治道縣之春陵鄉蓋因春溪為名矣漢長沙定王分

以為縣武帝元朔五年封王中子買為春陵侯官本日按近刻侯上衍節

朱趙有案縣故城東又有一城東西相對各方百步古老相傳

言漢家舊城漢稱猶存知是節侯故邑也城東角有一碑文

字缺失不可復識東南三十里尚有節侯廟都溪水又南逕

新寧縣東官本日按近刻脫寧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方輿紀要道州寧遠縣下云春水亦曰春陵水出春

陵山東南流入桂陽藍山縣界下流至衡州府常寧縣入于湘水又云縣有都谿水歐陽忞曰即春陵水也常寧縣古新

寧縣三國吳時析耒陽縣置新平縣晉書地理志新寧縣屬湘東郡元和郡縣志云吳置新平縣宋元徽中號新寧下云

新寧故新平也又云春水又北逕新寧縣東蓋都谿在南而春水在北互受通稱津渠灌注矣此文新下落寧字縣

東傍都溪溪水又西逕縣南左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

一溪五水會于縣門官本日按縣近刻訛作谿案朱趙作

注作會于縣門故曰都溪也都溪水自縣又西北流逕冷道縣北與

冷水合水南出九疑山趙釋曰一清按應劭以此冷水為出丹陽宛陵縣西北入江而臣瓚非之

師古曰瓚說是泠水見說文卽漢志宛陵縣下之清
水今謂之清弋江豈可以泠溪目之乎仲瑗誠誤矣
其縣西南縣指泠溪以卽名王莽之泠陵縣也泠水又北流

注于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營水又北流官本日按營近刻訛作溪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入營陽峽官本日按入字近刻作又北至案朱趙同

觀陽縣而出于峽朱趙有大小二峽之間為沿游之極艱矣矣字

營水又西北逕泉陵縣西漢武帝元朔五年官本日按近刻脫帝字案朱

增脫趙以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賢之邑也王莽名之曰溥潤零

陵郡治故楚矣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

九疑實惟零陵官本日按此下近刻有或作零郡四字係衍文案朱趙有或作零郡四字趙釋曰全氏

日四字郡取名焉王莽之九疑郡也下邳陳球為零陵太守

桂陽賊胡蘭攻零陵激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反決水淹

賊相拒不能下朱箋曰後漢書陳球字伯真下邳人官侍御

賊虜消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轉攻零陵球弦

大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

城球於內輒反決水淹賊會中郎縣有白土鄉零陵先賢傳

將度尚將救兵至遂共斬破蓋等

日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

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

當自代出產言其郡縣為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為更生

鄉也晉書地道記曰官本日按記近刻訛縣有香茅氣甚芬

香言貢之以縮酒也營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與

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崖墜險阻峻嶒萬尋澄源朱趙作淵湛

于下應水湧于上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縣立蓋卽

應水為名也應水又東南流逕有鼻墟南王隱曰應陽縣本

泉陵之北部官本日按陵近刻訛作陽案朱訛趙改東五

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余

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為鬼象生不慧朱趙作惠死

靈何寄乎應水又東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得沱口

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燕山東其山有石紺而狀

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

燕羣飛頡頏如真燕矣羅君章云今燕不必復飛也其水又

東南逕永昌縣南又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逕祁陽縣南又

有餘溪水注之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縣東南流注于湘其

水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濁字揚清汎濁水色兩分湘水

又北與宜溪水合水出湘東郡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

朱箋曰宋書州郡志云湘東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

部都尉立晉世七縣宋孝武太元二年省鄰及新平但有臨

丞新寧茶陵新寧故新平也眾川瀉浪其成一津西北流東

岸山下有龍穴宜水逕其下天旱則擁水注之便有雨降宜

水又西北注于湘湘水又西北得春水口水上承營陽春陵

縣西北潭山趙釋曰一清按此是吳復立之春陵縣晉志曰

又北逕新寧縣東又西北流注于湘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漢

春山春水所出北至鄢入志桂陽郡未陽縣

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孫校曰郡國志零陵重安侯國故鍾武又

東北過酃縣西承水從東南來注之

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祁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

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

神今猶時聞銅聲于水水輒變綠朱趙作漆作銅腥魚為之死趙

龍為之長而引飛出水內鼈則魚不復去則魚飛誠亦有之

承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漢長沙頃王子度邑也官本日按

作虔案朱作虔箋曰王子虔故零陵之鍾武縣王莽更名

日鍾桓也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

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于承水趙釋曰一清至湘東

臨承縣北朱箋曰漢地志承陽在承水之陽故名讀若丞屬

湘東郡丞陽屬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即故酃縣也縣即湘東郡

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吳主孫亮分

長沙東部立縣有石鼓高六尺朱趙作赤湘水所逕鼓鳴則土有

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數十里此鼓今無復聲觀陽

縣東有裴巖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響遠徹其類也

湘水又北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北又案朱

山縣南湘水右側官本日按近刻訛作衡水縣南江水又有

誤曰方輿紀要云衡山縣漢湖南縣地三國吳析置衡陽晉

改衡山水字誤又曰江水當作湘水又當作右側二字名勝

志校趙作石或大或小臨水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而字

改趙作石或大或小臨水案朱衍趙剛刊誤曰而字

衍石悉有跡其方如印纍然行列無文字如此可二里許因

名為印石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

紫蓋一名石困官本日按近刻脫此四一名芙蓉官本日按

作峰案朱趙作容峰趙釋曰一清按胡渭曰此處有脫誤

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石困一名芙

蓉注少石芙蓉峰最為竦傑官本日按近刻脫自遠望之蒼

困一句芙蓉峰最為竦傑官本日按近刻脫自遠望之蒼

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湧

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响嘯官本日按此下近刻為南

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

營丘九頭圖禹治洪水官本日按近刻脫禹字案朱脫趙

白馬全氏校改卷增刊誤曰治上落禹字血馬當作用

四十衡山注同趙血作用得金簡玉字之書笑

容峰之東朱趙無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

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趙作湘七百里

中有九向九背官本日按近刻脫九向故漁者歌曰帆隨湘

轉望衡九面朱箋曰羅含湘中記云衡山九疑皆有舜廟遙

埠按此注所引漁歌九面正與轉字相叶山上有飛泉下注

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

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分湘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官本日按甘露二年吳書孫亮傳郡以太平二

清按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也吳孫亮分長沙西部立治晉湘南太守何承天

露二年也官本日按近刻脫晉字案朱無趙徙治湘西矣官本日按

增於太守上刊誤曰太守上落晉字治近刻訛

作郡案朱訛趙改十三州志曰日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

刊誤曰郡當作治官本日按近刻脫日字案朱脫西至湘南縣入湘地理

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趙無下西字朱

郴縣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箋曰漢地理志

湘水又北逕麓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

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

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沭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漉

水從東南來注之官本日按近刻脫南來二字案朱脫趙增

刊誤曰從東下落南來二字以漉水篇經文

補校

續漢書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鳴如牛

响朱作吼箋曰宋本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縣亭殺掠吏

民因以為候湘水又北逕建寧縣官本日按此下原本及近

係訛舛衍文歸有光本所無今刪去案朱有趙改西傍湘

水縣北六字刊誤曰而當作西方輿紀要云建寧城在湘潭

縣西百六十里湘有空冷峽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引此

江亦在縣西是也文作空靈峽張舜民郴行錄同

寰宇記作驚浪雷奔濬同三峽湘水又北逕建寧縣故城下

空船峽晉太始中立

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官本日按注下近刻

縣南有石潭山湘水逕其西山有石室石牀臨對清流湘水

又北逕昭山西官本日按近刻脫湘字案朱山下有旋泉

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逕

南津城西西對橘洲趙釋曰全氏曰此即或作吉字官本日

字亦注內之小注趙釋曰全氏曰四字注中注何氏曰周

子充云橘訣律切吉激質切本作兩音北人混而一之故鄴

道元水經注云橘洲或作吉字一為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

清按吳音亦呼為吉字不惟北也子戌趙刊誤曰箋曰孫云疑作橘子洲戌

北左會瓦官水口湘浦也又逕船官西湘洲朱趙商舟之所

次也北對長沙郡郡在水東州城南舊治在城中後乃移此

湘水左逕麓山東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

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王莽改號

撫陸故楚南境之地也官本日按近刻脫楚字案朱脫趙

秦滅楚立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官

日按近刻脫此二荆王獻青陽以西趙釋曰全氏曰按此乃

字案朱趙無二十六年詔書中語其

時荆亡已漢書鄒陽傳曰趙無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注張晏
三年矣曰字

曰青陽地名也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

芮為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漢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為王

都此王莽之鎮蠻郡也于禹貢則荊州之域晉懷帝以永嘉

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郡廡西有陶侃

廟官本日按近刻脫有字案朱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
脫趙增刊誤曰西下落有字

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罍石牀

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

誼所植也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縣治西北

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為塵郭

之佳憩也郭頴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于縣立

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竝如故吳平後與發冢人朱與作
預當作豫預趙改

豫刊誤曰于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

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

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湘水左合誓口又北得石榔口

竝湘浦也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

枕側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官本日按近刻脫矣字
案朱脫趙增也字

水北有三石戍戍城為二水之會也湘水又逕瀏口戍西北

對瀏水

又北瀉水從西南來注之

瀉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

康矣瀉水又東入臨湘縣歷瀉口戍東南注湘水湘水又北

合斷口又北則下營口湘浦也

朱也作矣趙改刊誤曰矣準上文當作也

湘水之

左岸有高口

朱之作又趙刪刊誤曰箋曰又宋本作之按又字衍文

水出益陽縣西北

逕高口成南又西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受湘西入焉

趙增首字

刊誤曰受上落首字

謂之上鼻浦高水西北與下鼻浦合

官本日按西近刻訛作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南黃省曾本作西

水自鼻洲下口首受湘川西通高水謂

之下鼻口高水又西北右屈為陵子潭東北流注湘為陵子

口湘水自高口成東又北右會鼻洲左合上鼻口又北右對

下鼻口又北得陵子口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

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

又北過羅縣西澗水從東來流注

官本日按注下近刻有之字案朱趙有

湘水又北逕錫口成東又北左派謂之錫水西北流逕錫口

成北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玉水焉水出西北玉池東南流

注于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湖水注之水上承玉

池之東湖也南注于錫

官本日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趙下增注字刊誤曰流下落注字

謂之三陽涇

官本日按近刻作逕下門涇三津涇苟導涇並同案朱趙作逕趙陽改錫刊誤曰陽當作錫

水南有三成又東北注于湘湘水自錫口北出又得望屯浦

湘浦也湘水又北枝津北出

官本日按近刻脫出字案朱作津北趙增枝字出字刊誤曰

又北下黃省曾本有枝字于文是枝津北出津北下又落出字

謂之門涇

朱趙作逕下同

也湘水紆

流西北東北合門水謂之門涇口又北得三溪水口水東承

大湖

官本日按大近刻訛作太下同案朱趙作太

西通湘浦三水之會故得三溪

之目耳又北東會大對水口西接三津涇

朱趙作逕

湘水又北逕

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

官本日按右近刻訛作又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黃省曾本作右

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

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

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趙釋曰一清按說文瀟水名从水蕭聲相邀切又瀟水清深从水蕭聲子

叔切則瀟是水名故朱子以當洞庭九江之一今注以瀟為

水清深蓋誤讀說文也又按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是常遊于江湖澧沅之風交於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

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地記因之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

江之間道元既本山海經以立文而刪去在九江之間一語

殆不以洞庭為九江也江水注指東陵在廬江亦同此旨

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如樗蒲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初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

學記引此文作如樗蒲矢今校正

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于水側焉荊州

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于廟以旌不朽之傳矣黃水又西流

入于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少有異才官本曰按中近刻訛

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于湘浦即斯川矣朱

口張華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

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王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也

南郡宜城人子山夢賦序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

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後人夢

者讀誦以御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具古文苑中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

會東町口澗水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陂東通湘渚

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逕吳昌縣

北與純水合水源出其縣東南純山西北流又東逕其縣南

又北逕其縣故城下縣是吳主孫權立純水又右會汨水汨

水又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

移之于此秦立長沙郡官本曰按立字近刻訛在長沙下

疑作縣趙改縣趙作屈汨水又西逕玉笥山羅含湘中記云趙作屈

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汨水又

西為屈潭即汨羅淵也官本日按近刻脫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羅淵上落汨字說文校補

屈原懷沙自沈于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朱箋曰甄烈湘中記云屈潭之左玉笥山

屈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九歌焉趙釋曰一清按說昔賈誼文長沙汨羅淵屈原所沈之水从水冥省聲莫狄切

史遷皆嘗逕此弭楫江波投弔于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

碑又有漢南趙釋曰一清按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

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汨矣世謂之汨羅口

官本日按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湘水又北枝分北出逕汨羅

戍西又北逕磊石山東官本日按磊近刻作壘下又北逕磊

石戍西謂之苟導涇朱趙作涇下同矣而北合湘水湘水自汨羅口

官本日按近刻脫汨水二字及羅字案朱趙不重二字朱無羅字趙增刊誤曰汨下落羅字顧景范曰汨羅江源出江

西寧州之柏山流逕岳州府平江縣至長沙府湘陰縣境分為二水一南流曰汨水一西逕占羅城曰羅水復折而北出

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又西北逕磊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

亦或謂之為青草山也西對懸城口湘水又北得九口並湘

浦也湘水又東北為青草湖口右會朱作合箋曰宋本作會趙改會苟導涇

北口官本日按近刻脫導字案朱脫趙增與勞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

右迤者也

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官本日按注下近刻有之字案朱趙有

湘水左會清水口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水青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作清水口長沙府志云清水

潭在益陽縣西七里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之左官本日按近刻無之字案朱

趙無之字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石

浦官本日接近刻脫咸湘浦也側湘浦北有萬石成湘水左

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也官本日

湖下近刻衍口字案朱右屬微水即經所謂微水經趙作

下雋者也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湘水又北官本日按湘

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

江官本日接近刻重一北字案朱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

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官本日接近刻脫湖水廣

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

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官本日接近刻脫瀟出入

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

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

矣昔秦始皇遭風于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

秦王趙作乃緒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東北對編

山山多篋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

石岸有山世謂之笛烏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

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

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山在湘水右岸趙釋曰一清按巴丘山宋人以為禹貢之東

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又曰沅漸无辰敘酉湘資醴水

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為九江導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

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經

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

之間是也晁以道云洞庭九江也胡渭曰以洞庭為九江始

于宋初胡旦而晁曾從之朱子故主其說而力辨尋陽九江

之非然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則意有未安澧水實會南
江以東注洞庭安得而不數之蓋後人訛元朱子故以
爲無是水而爲之更定不若曾旼之說爲得其實全祖望曰
顧景范以宋人洞庭九江謂本許叔重語大繆叔重何曾有
此說乃曾旼之書曰東陵巴陵也許慎曰迺邪行也今江水
過洞庭至巴陵西東北邪行以合彭蠡彥和所引許氏祇邪
行一語而顧氏牽連并下文以爲皆叔重語曾氏之書今不
傳猶幸其引入夏侯書解中胡氏亦引入通鑑注中不然殆
難考矣王厚齋云張守節史記正義以巴陵爲東陵曾旼蓋
本於此益可知許慎無此言矣孔穎達正義曰九江禹前
有其處禹導水過之非別有九江之水其言最爲精覈然既
名爲九則亦必有其流派故曾旼之說自可從非若尋陽記
綠江圖造作烏白嘉靡等名色遂謂之禹迹所可也胡渭
又曰周禮荊州無九江蓋已包在敷澤雲夢之中矣然自是
九江之名不著故或稱江南之夢或稱洞庭五渚或又稱巴
邱湖後世既不知洞庭爲九江見尋陽江中多沙水相開處
遂指其九派爲九江而導山導江之文義皆不可通矣太史
公不敢信山海經然其中有可信者如謂澧沅瀟湘在九江
之間賴此一語猶可推尋其有造於禹貢不小也正義又曰
鄭玄以此經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於者或山或澤故
以澧爲陵名孔以爲水名今按易祓曰澧陵是小山因水而
得名者據此適與東陵之文相對鄭義較孔爲長於是始無

礙於澧爲九江之一之說也方輿紀要許慎曰九江沅澧漸
辰西澧澧瀆湘也漸水在常德府武陵縣合於沅澧水在沅
州城西亦入沅江辰水在辰州府辰陵城東入沅西水亦在
沅陵城西入沅澆水在辰州府澆浦縣西北流入沅惟澧水
出岳州府澧州慈利縣西三十里之歷山東逕華容縣南而
入洞庭湖然則所云九江者惟四江達於洞庭耳余于壬寅
春夏之交言涉長沙過岳州登樓遠眺惟見湖水渺瀰不知
紀極湘水東匯下瀉江流正直下雋之西北禹貢記水不應
遺此鉅浸信乎非洞庭不足以當九江之名也然漢時自有
九江在尋陽史記龜策傳云神龜出於江淮之間嘉林之中
酈道元以淮卽灌決水注云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
源金蘭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許慎曰出雋婁縣俗
謂之澮水也褚先生去古未遠必有師承而又因禹貢荊州
九江納錫大龜之文遂實其說然尋陽地屬揚州何以闕入
荆域神龜出江灌乃洞庭不聞有此後人欲據此以釋經恐
於經義全不合也故尋陽之九江以之言漢志則可欲以之
解禹貢則非矣禹貢導水於導漾下云東匯澤爲彭蠡此湖
漢九水漢儒之所謂九江也導江下云又東至於澧過九江
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匯卽東匯澤爲彭蠡之匯書法互
見則九江在其上游是非以洞庭當之不可荆揚二域水道
敘次分明彼徒執漢志以疑禹貢紛紛臆說誠何必然

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

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于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

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

分湘浦

官本日按分近刻作

北屆大江

官本日按屆近刻作

案朱趙作廢

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夾

山列關謂之射獵又北對養口咸湘浦也水色青異朱作青

青東北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

灑水亦出陽海山

灑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灑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

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灑名曰始

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灑水又南

與瀉水合水出西北邵陵縣界朱無水字趙增刊而東南流

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

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騭即是地也瀉水又東南流注于

灑水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灑水者也灑水又南合彈丸溪水

出于彈丸山山有湧泉奔流衝激山岷及溪中官本日按岷

名焉驗其山有石竇下深數丈洞穴深遠莫究其極官本日

脫此十八字案朱脫趙增刊誤出故山水即名焉六字曰

此句下御覽引此文有驗其山有石竇下深數丈洞穴深遠

莫究其極十溪朱作漢箋曰當作溪水水東流注于灑水灑

水又南逕始興縣東魏元帝咸熙二年官本日按元帝近刻

趙改刊誤曰咸熙是曹奐年號裴松之案朱訛

註引魏世譜曰謚曰元皇帝文字誤吳孫皓分零陵南部

立始興縣趙釋曰一清按三國志吳書孫皓傳甘露元年以

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宋書州

立始興縣

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宋書州

立始興縣

郡志廣興公相孫皓分桂陽南部都尉立為始興郡領始興
令今注云云蓋誤記也且事在甘露元年十一月是為晉武
帝泰始元年去魏
咸熙二年差一歲
瀧水又南右會洛溪溪水出永豐縣西北

洛溪山東流逕其縣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皓割以為縣洛

溪水又東南逕始安縣而東注瀧水瀧水又東南流入熙平

縣逕羊瀨山山臨瀧水官本日按近刻脫瀧字案朱石開

有色類羊趙刊誤曰箋曰孫云當作有石按色字不誤如作

雞可石字則云石間有石類羊豈可通乎下云石色狀

證也又東南逕雞瀨山山帶瀧水石色狀雞官本日按石上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山字衍文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瀧水又南得熙平水

口水源出縣東龍山西南流逕其縣南又西與北鄉溪水合

水出縣東北北鄉山西流逕其縣北又西流南轉逕其縣西

縣本始安之扶鄉也孫皓割以為縣溪水又南注熙平水官本

日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熙平下落水字熙平水又西注于瀧水縣南有

朝夕塘水出東山西南朱趙無東有水官本日按有近刻訛

刊誤曰塘水黃從山下注塘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

愆期同于潮水因名此塘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潭案朱訛

為朝夕塘矣瀧水又西逕平樂縣界左合平樂溪口水出臨

賀郡之謝沐縣南歷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南流至平

樂縣東南左會謝沐眾溪派流湊合西逕平樂趙有南孫皓

割蒼梧之境立以為縣北隸始安溪水又西南流注于瀧水

謂之平樂水官本日按近刻脫樂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落樂平樂水名縣取名焉上云左合平樂谿口是也

南過蒼梧荔浦縣

瀨水出縣西北魯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水出永豐縣

西北濡山朱無水字趙增刊東南逕其縣西又東南流入荔

浦縣官本日按入下近刻注于瀨溪又注于灘水灘水之上

官本日按近刻脫灘水二字案朱脫趙移增刊誤曰有關於文當重灘水二字下灘水字當移在又注于之下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有灘水關案朱訛趙移改說見上釋

日一清按方輿紀要引注云灘水南逕都利山今本無之孫

校日關即荔平關灘水又南左合靈溪水口水出臨賀富川縣北符

靈岡朱無水字趙增刊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于灘水也趙

日全氏曰灘水一名融水乃牂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

川入於交州復至中國歷三十六灘而為灘水本無關於湘

水其引湘水而通之灘者秦史祿運漕之故水經不知以為

湘灘同源此大繆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水源出陽海

山而灘水乃牂柯江下流南下與安地勢高二水遠不相謀

史祿始作靈渠派湘之流而注之灘使北水南合然則灘水

不出陽海其自陽海導湘水使合灘水者皆史祿之力也善

長於湘灘二篇皆言之不詳亦大疏漏也又曰范云作靈渠

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鑿崩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

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灘江與俱南渠統興安界深不數尺

廣丈餘六十里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

復開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甌而下千斛之舟亦

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此渠零渠通鑑作潯渠即注所謂靈

溪也又曰按柳開曰湘灘二水之名書記皆無說淳化元年

開白全州移知桂州泝湘水抵分水嶺下復溯漓水知二水

至嶺方分所謂相離者也而乃北水曰湘南水曰漓疑其不

當為此漓字當以離傍加水作此灘字又字書古無此灘字

酌其理增而今以為字焉仲塗之言頗為鶻突蓋不識水道

而妄生異議者也一清按此事見漢書嚴助傳云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

二石湖云激湘入澧永言云
開離入湘二家言稍有不同

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水

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

溱水導源縣西南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溪合山海經曰肆

水出臨武西南官本日按肆近刻訛作肆下同案而東南

注于海官本日按近刻脫而東案朱趙無入番禺西肆水蓋溱水之別

名也武溪水出臨武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右合溱水亂流

東南逕臨武縣西謂之武溪縣側臨溪東因曰臨武縣王莽

更名大武也溪又東南流朱又作之趙改水刊誤曰箋左會

黃岑溪水官本日按岑近刻訛作冷下同案朱訛趙改下

黃岑山或曰王禽山又曰騎田嶺五嶺之一也宜章一縣之

水南出韶之樂昌以入于曲江與耒水注可互證也下谿字

行水出郴縣黃岑山朱水上有谿字西南流右朱作又箋曰

改合武溪水朱趙無武溪水朱趙無又南入重山官本日按

峻險阻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崖案朱趙同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靈天晦

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

東至曲江縣安甯邑東屈西南流

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任將軍城南海都尉任囂

所築也囂死尉佗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瀧水又

南合冷水趙無水東出冷君山山羣峰之孤秀也晉太元

十八年崩十餘丈官本日按十近刻訛作干案于是懸瀾

瀑挂傾流注壑頽波所入灌于瀧水瀧水又右合林水朱趙

無又

字林趙無水出縣東北洹山王歆之始興記曰官本日按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林水源裏有石室官本日按近刻脫石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太平廣記引室前磐石上行羅十瓮官本日按行近刻訛作列

水經作有石室落石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太平廣記引水經列作行

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

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

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官本日按償近刻訛作備脫覺

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備太平廣記引林水自源西

水經作償又曰太平廣記引水經視上有覺字

注于瀧水官本日按注近刻訛作流又與雲水合水出縣北

湯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熱官本日按近刻訛作

熟案朱作熱趙改熟刊誤曰熱當作熟其中時有細赤魚游之不為灼也西北

合瀧水又有藉水上承滄海水有島嶼焉其水吐納眾流西

北注于瀧水瀧水又南歷靈鷲山山本名虎郡山朱箋曰疑作虎羣山

趙改亦曰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熙中沙門釋僧律葺

宇巖阿猛虎遠跡蓋律仁感所致因改曰靈鷲山瀧水又南

逕曲江縣東云縣昔號曲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又言縣皆號曲江案朱同趙改仍又言

二字刊誤曰皆當作昔曲江當作曲紅下曲字下落紅字金

石錄跋尾校正隸釋及楊慎水經碑目黃省曾本同名勝志

日漢志桂陽郡有曲江縣舊圖經漢置曲江縣以東連曲

紅岡也後因其下有江故改名曲江亦非也說詳本卷

紅山名也官本日按近刻脫紅字東連岡是矣龍中有碑文

趙釋曰一清按瀧中碑是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銘也

日其文曰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光

體性敦仁天姿篤厚行興閨門名缺州里舉孝廉拜尚書侍

郎逕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迺宣魯肅之政敷二南之澤政

崇舉濟濟吉士社充朝招訓缺蒙開誘六蔽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信感神祇靈瑞符缺嘉嚴生於野奇草像蓬蒿異相之
 樹超然連理於此缺時邦域惟寧郡又與嶼南海接比商旅
 所臻自瀑亭至弓曲紅壹由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禽之山
 山蓋隘鞦三巧天泉肇沸踊發射其顛分不離散為十二川
 爾陵隋阻企旱錯連隅陬壅藹末由騁為爾乃貫山鑽石經
 鞦四揚爭怒浮沈潛伏地龍蛞屈澧隆鬱池干渠萬澮合聚
 谿瀾下迄安蟲六龍作難湍瀨洩洩法云潺湲雖詩稱百川
 沸騰高岸為谷溪谷為陵蓋莫若斯天軌所經惡得已改其
 下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磨缺勿充忽臚睦不相及其
 上也則羣輩相隨檀柁提缺唱號慷慨沈湮不前其成敗也
 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貝不象犀也注古來今變甚終矣
 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訓缺應龍之畫傷行旅之悲窮哀
 向人困厄感蜀守冰殄絕犁魁鼎夫味淵未用夷易迺命良
 吏換帥壯夫排積駘石投之寨鞦二高墳下鑿截回曲彌水
 之邪性順導其經脉斷根蓋之電波弱陽侯之涵涌由是
 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賀烝交易而升涉周旋功萬
 於前除昔鞦二樹壘於茲雖非龍門之鴻禧亦人君之德
 宗故胎籟人嘆於水渚行旅語於涂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疎
 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三季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
 陵重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圖宣揚德訓帥禮不越欽仰高
 山乃與色子故吏龔臺郭蒼龔維等命工擊石建碑于瀧上
 勒銘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乾以剖兮建兩儀剛

果分兮有險夷吝中鬱兮穆崔嵬嘆滄林兮獨傾嶺增陔隋
 兮甚隘崎嶇莫涉兮禹不規仰王禽兮又崑崙俯瀧淵兮惶
 以悲岸黍天兮無路溪石縱橫兮深洞洞波隆隆兮營若雷
 或抱偵兮以從利或追恩兮有赴義泥自楫兮有采避缺躬
 軀兮於元池委性命兮於芒砀惜寒慄兮不皇計忽隨湔兮
 殆忘歸誌賢后兮發麗英開不通兮治斯谿履巨石兮以
 湮填開切倪兮導曲機摧六瀧兮弱缺刻本兮散其波威
 怒定兮混瀾瀾息聊啾兮逝缺刻本兮蛟龍滅膝老唱兮
 臚人歌名岡去兮超踰倫今稱缺兮耀涿沙功斐斐兮鏡海
 齋君兮君壽不訾周府君開瀧有功嶺表善長不應無隻語
 贊揚之注文瀧中有碑文曰下接按地理志云云似有脫誤
 今從隸釋采錄此碑而訛缺太甚又據廣東通志略為補正
 彼所遺佚不可復考矣此碑名下缺字是振字招訓缺蒙為招
 政迺字是字屬上讀烝細下缺字是泉肇沸踊是涌字經
 賢訓蒙缺文在訓字上靈瑞符下缺字是應字於此下缺文
 是之字山蓋隆下缺字是崇峻極三字泉肇沸踊是涌字經
 下缺字是營滿眇激四字於文為經營滿眇激揚爭怒惡得
 已改其下注也已字下有哉字改字是故字恐非惡得已改
 言無他道也檀柁提缺是檀挽提攜其成敗也成字是或字
 應龍之畫畫字作變化二字寥下缺字是壑夷二字於文為
 投之寥壑夷高填下避下缺字是沈字閑不通兮閑或作閑
 弱下缺字是其勢遏泌汨五字睦老唱兮老或作夫稱下缺

字是揚字餘見諸跋語中附載於篇次集古錄曰桂陽州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下合澗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桂水澗水梁溪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浚為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又後本跋尾云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為余言前為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憬問何以見之云碑刻雖缺尚可識也乃以此碑竝陰遺余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如此曾氏鞏南豐集曰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劉氏昌詩蘆浦筆記曰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百字跋最後方辨其名憬蔣穎叔作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其形似求合於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昕則竝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為未詳攷耶金石錄曰周府君碑陰題名凡卅一人

姓氏具存酈道元水經注瀧水南逕曲江縣東縣昔號曲紅曲紅山名也而東西兩漢史皆作曲江今據此碑自縣長區祉而下凡十七人皆書為曲紅則是當時縣名曲紅無可疑者不知兩漢皆作曲江何也隸釋曰右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之紀銘隸額周府君名憬自固始相為桂陽守碑云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區祉與邑子故吏建碑於瀧上蓋靈帝甲寅年也茲水發源王禽山干渠萬澮下湊六瀧舟楫過之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喪寶玩流象犀積有日矣周府君思夏后龍門之績感李冰離堆之事排治湍梗人得利涉紀其功勳銘辭全逼騷雅有瓠子歌遺意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者即謂此也樂史寰宇記云瀧上有太守周所廟今碑在韶州張九齡廟中其名尚隱隱可辨蓋憬字也碑以壅藹為壅過犁魁為犁堆小徑路後皆為蹊又曰周憬碑陰宰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六人熊君碑亦全兩漢皆作曲江諸家地理書皆云水流屈曲故曰曲江唯水經云縣昔號曲紅山之名也前書工女大功皆只同用紅字未知水經何所據也盤洲之言本於南豐寰宇記梓州射洪縣下引李膺記云婁儂離東有射江土人語訛以江為洪則知曲江之為曲紅亦是音同之故熊君碑是漢綏民校尉熊君也碑云除補桂陽曲紅長故洪氏引以為證佐爾按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為除虜始興郡治魏文帝

咸熙二年孫皓分桂陽南部立趙釋曰一清按三國志吳書此事在甘露元年是晉武帝

秦始元年去魏咸熙二年差一歲縣東傍瀧溪號曰北瀧水水左即東溪口

也水出始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閣山西流而與連趙改連下同刊

誤曰連當從水作漣水合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即大庾嶺也五

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斯則改裝之次其下船路名漣溪

漣水南流注于東溪謂之漣口官本日案近刻脫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漣下落口

字庾仲初謂之大庾嶠水也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

西邠階水注之水出縣東南邠階山水有別源曰巢頭重嶺

衿瀧湍奔相屬祖朱箋曰一作祖源趙改祖源雙注合為一川水側有鼻

天子城鼻天子所未聞也趙釋曰朱氏謀璋箋曰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又有鼻天子城路

史謂鼻天子即象也邠階水又西北注于東江江水又西逕始興縣南

又西入曲江縣邠水注之水出浮岳山山躡一處則百餘步

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岳山南流注于東江東江又西與利水

合水出縣之韶石北山南流逕韶石下其高百仞趙刊誤曰箋曰其一

作石按其字不誤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雙闕

名曰韶石古老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自爾年豐彌歷一紀

利水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

耆舊傳言石本桂林武城縣官本日案林近刻訛作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兩漢地

志桂林郡但有臨武縣而無武城疑字誤也按沈炳異云晉

譌而不知為孫吳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歎曰

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其傑處臨江

壁立霞駁有若續焉水石驚瀨傳響不絕商舟淹留聆翫不

已利水南注東江東江又西注于北江謂之東江口溱水自此有始興大庾之名官本日案庾近刻訛作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大江當作大庾上云庾仲初謂之大庾而南入溱陽縣也

過溱陽縣出涇浦關官本日案涇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淮今改正漢書中宿縣有涇浦關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涇浦關見涇水篇准字誤又與桂水合

溱水南逕溱陽縣西舊漢縣也官本日案漢近刻訛作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益當作漢漢書地理志桂陽郡有溱陽縣

有石室漁叟所憩昔欲于山北開達郡之路輒有大蛇斷道不果是以今行者趙刊誤曰箋曰宋本舊本俱作今者吳本增一行字按蓋宋本舊本有脫字耳何足據必于石室前汎舟而濟也溱水又西南歷臯口太尉二山

之間是曰溱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昔嘗鑿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溱水出峽左則溱水注之水出南海龍

川縣西逕溱陽縣南右注溱水故應劭曰溱水西入溱是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桂陽郡溱陽縣下應劭曰溱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道元引之分而為二上句又不云是應說

水又西南涇水入焉官本日案涇近刻訛作涇案朱同箋曰涇當作涇漢志南海郡中宿縣有涇

改涇山海經所謂溱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肄入敦浦西

者也官本日案溱近刻訛作涇肆訛訛作郭又脫山字溱今山海經作潢案朱訛趙改並無山字刊誤曰涇水當作溱水肆當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

隘名之為觀岐連山交枕絕崖朱趙崖作岸朱箋曰一作崖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

中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木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為河

伯下材朱作林箋曰當作材趙改材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

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岐前官本日案近刻脫岐字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觀下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

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並延入水府衣不霑濡言此

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游與河宗論寶以

此推之亦為類矣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吳孫皓分四會

之北鄉立焉

南入于海

溱水又南注于鬱而入于海

水經注卷三十八

